



文
明
正
日
出
萬
古
流
光

宗程書院碑記

碑記



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立鄉校六寸餘所手正見盡所習書
 句讀按與記及縣誌晉城卽今高平也余於康熙丙子歲
 此念先賢作命敢非俗吏所能爲立鄉校以正兒童句讀
 卽記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易所謂蒙養以正之意也
 欲造一課士書院以繼遺意而名之曰宗程惜其時未暇
 且未卜也乃聚博士弟子之少而有志及童子之可教者
 署東之公館而提命之繼則遷於尊經閣之兩廊廷可亥
 訪有敗屋廢址久而難售者往視之別爲屋門在其東
 臨小卷北倚學舍其西則官地也寂無別業以之蓋書院

25292

允宜始捐俸購之其官地而後築廟前路之石旁列夏
如印舍備王者殺去計其值與舊屋之價相半於是葺舊
築新舍肄業之所咸備焉此東一院也北爲廳事廳右旁廟
廂南爲臨卷之大門門左右有簾屏堵列於門之外是爲中
一院此院之西植松二十餘株而築墻以蔽之殿砌池通水
作亭於池北以移守廟則之刻始乃廢兩院書舍元三才廟
五廟而殿物盡址土木營造之費約五百餘金王始於丙寅
之四月六日竣於戊子之九月十日董其事者少尹李君
城洎驛宰高宏道也善哉召諸弟子而告之曰士習民風相
爲表裏吾所以造此書院者爲諸弟子計正爲一邑之人
風俗計書院以崇程名願諸弟子凜凜焉惟程是宗也明道
先生教人治國吾亦嘗聞誠意始學者實心爲學斯爲真學
博實心立品斯爲其人品是之謂誠無動遠而在計功垂不
朽卽伏處牖下一言一動羣相則傲士習端則民俗醇其所
補者大矣諸弟子其勉之反是則不得爲宗程書院之人無
入此門可也諸弟子其戒之至若鑒余造此書院之苦心以
廣明道鄉校之教是所賴於後之良有司矣

高平縣學重修敬一亭記

學張矩

亭在明倫堂尊經閣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
在乎收斂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在乎省察無動
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入于大
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敬致身
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類官敬
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闢有闢有堂不可以無

事令使聞有藏書堂有專學族姓無主于其中弄竊而文之
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必自存心用之一事也
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心可強而不論况于
敬爲之主乎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
外動靜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
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
以三主流行周浹以爲用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
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爲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
仁取諸書以其仁爲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
禮以其誠爲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申者延平不以爲
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乎
日虛心觀理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

僅之執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以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備
無將護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
在已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竦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
定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說
矣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一以致精緻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收斂
不主上蔡之懸托一一以備萬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
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九復變而
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
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于敬用五事事主
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
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爲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於

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達於敬之路也已嘗是
星聚氏氏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祭以嘉靖學有殷發
之矣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敬日
幾

今上詔修太學及於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師
長莫敢不一於敬敬德之興也高平敬一亭廢學博劉君議
修難就工武君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
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致知不約之敬者貞
夫一也程子因黜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於亭者知
學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
此而學也哉亭址高於舊二尺柱尋而楹常參節錯下可
覽洞斷便已相續然則更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重修陽城縣學記

白學謙

古之學校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司樂司成專主國
學之教而州閭鄉黨則分寄其任於黨正州長以至下之比
長閭胥上之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
義足以爲人師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秦漢以來儒與吏
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故甫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以
從事乎簿書期會需者之學術盡屬筌蹄而視學宮爲粉飾
太平之具將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吾陽儒學踞城東南隅
高學湖其前迴河繞其下人文豹蔚炳炳麟麟爲名公卿者
輩出比年戎馬生郊民無寧宇踈居蹠雜遂使貴官爲茂
草茂成春三韓戴公來署邑策毅然振興之冬士方樂觀厥

成而陳公奉

簡書來矣悲舊緒之已湮而慶初服之有基謂工費浩巨非一手足之烈遂捐清俸以倡鄉士大夫莫不翕然繼之乃竭言鳩工梓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而丹雘者縮版而隤度者運輸而駁奔者周勿子來恐後自兩廡名宦鄉賢祠戟門櫺星門以及聚奎閣兩學舍無不具舉望之煥煥而燦爛焉

班固賦其杳窳張衡美其瑋覈錡錡列列居然鉅規蓋是役也雖築公經始賴有陳公始克落厥成焉君子謂得緣理之宜矣余惟古人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唐博士弟子通一經者即授之官宋立三舍法則不過試以浮靡之文誘以利祿之徑然明經而必於通一藝試文而必於歷三舍皆非且暮可就慶歷以後雖有講肆誦讀而未嘗

限以時節即邊率之途

雖於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元

明因之所以科場甫畢生徒散歸學博虛席雖限以終學之歲月而不能彊其久留兆分達今在城闕兮學校廢弛職此由也夫國家立學豈僅欲士子精習業而慕騰途哉將以成造人才明道濟世也審諸小學文藝之細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通諸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以全乎綱常名教之大本諸屋漏慎獨之功以濂乎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爲教甚精爲功甚鉅故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無已時也自無身任其教者而遂無身其學者豈煌煌芹宮僅修釋奠釋菜之禮而已乎陳公首重斯舉非直以妥侑先師實欲諸生之進德修業明道以濟世爾工肇竣即命諸生社集月篤十課先之經義以驗其理學繼之詩賦以考其性情及夫道德性命

之原綱常名教之大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罔不歸諸黜腐若
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也是豈徒事于簿書期會而棄其詩書
禮樂之習者哉諸生能因公之舉體公教育之宏思進德修
業日就月將聯翩彙進以輔

國家休隆之運固皆公之所造也公名國珍號鹿屏浙江金
華人仁明廉惠未及期月善政已不勝書教諭李集鳳訓導
馬佐俱以名儒振興文教縣尉趙應貴修飭之役與有力焉
庠生某某鄉耆某某或捐財或効力皆有功于此舉者例得
并書

重修陽城文廟碑記

田六善

夫學校之義載籍詳矣古者入學必釋奠于其先聖先師後
世黨庠間塾之法廢自唐以來獨尊孔子爲先聖而廟祀焉
釋奠之禮卽賴以存夫古之舉凡禮樂之古則御之盛小而
登降進退之節大而養老饗族之用無一不出于學之中其
學不一故不一其聖典歸今天下皆誦孔子非孔氏莫或違
則釋奠于廟也固宜且廟之制甚備尊所尊則有敬聖親或
及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大儒經先賢論定或升于堂或列于
廡又有鄉賢名宦先達之言行可法前令之惠政可思始得
迎享於內二者設有不當則廢非而巷議之又其甚者後有
秉禮之士猶得申其說而廢置之則此廟也崇德報功之典
激揚勸戒之意皆于是乎在所關顧不重哉戊辰十二月初
二日吾邑 文廟災聞前建廟之日術家言犯星忌當災變
驗之事儒者不道今果爾則陰陽諸書之作有以也
今上敷幸太學親從曲阜頒

御書扁額於郡縣屬不修後何以宣揚

聖天子右文至意邑宰項錢謂事無急於此者首捐清俸募文延紳士而議之余曰瘵之不修豈惟賢侯之憂亦士大夫之羞然時方匱絀費甚鉅若俟捐金輸粟告成無異矣計近日寒家食祿厚請學子姪輩任其事於是庀材鳩工具廉價刻日具舉而邑紳士讀書識大體者亦各次第致力焉語云此心此理同不信然歟工竣計物料工匠米麪共用銀九百三十餘兩經始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並成于本年九月九日余因是而歎項侯爲治之知所先矣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則一日不可無學學者政教之本政教公云今有司凡簿書所不及責者謂之不急蓋傷之也後考亭之傳紹濂洛之緒雖有漢家政治有本末加意修德民之工勵其備用物之材萃其誠上善先勞之心下有子來之義故能成功若是之速少府金公戴星來徑日省月試獨者賢勞司鐸高馬二先生曰此吾職也亦殫力從事夫賢者固難得何吾邑一時官師之多君子也不可不記諸士觀宮墻之美絃誦之風異日得時而行亦爲國家先根本之治其無忘侯今日之教也哉

改建學宮記

孫必振

長吏佩聖賢訓出宰百里其所以上不負國家下無添職業者道非可以一端盡其大者惟在於培民風端士習而已民風淳則型仁講讓時稔年稔士習正則人文丕變焉爲正民風士習若相判而實相因也且士爲四民首一身之父老子弟羣然觀望以爲里閭禮義之所自出國家人對之

所由儲必德行文章表表一若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愈
宋之伊川明道濂溪紫陽使千古而下咸奉爲道業宗範
常山斗其學問之淵源器識之卓越誠超於尋常萬萬也
器識固推原於天成而材品必須沐浴於聖化學宮者
育養人材之地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釋奠祭菜示成禮也
大昕鼓篋示警衆也宵雅肄三示警業也其間師道禪乎君
道文治關乎吏治其象主乎文明其制通乎文運故必交
璀璨奎曜炳煥始可以蔚人文之盛發科第之祥而創守因
革之間所係豈淺鮮也哉陵邑學官舊在東郭宋金元明以
來鼎甲濟濟科第翩翩洵與匪盛地也嗣是膠官移於治內
致聖域偪乎面黼黻甲裳衰壯子不無扼腕余由懷李改補
茲土蒞任二載一切地方利弊方悉心體察次第興革諸如
清火耗蠲雜派督月課嚴保甲整剔汲汲寸心靡他總期於
民樂其業士端其趨以實盡吾司牧事而邑之紳衿以選養
學宮爲請余以振屬文風誠屬盛舉而維新學宮又長吏職
分所當爲况值

天子雅崇文教勸修學宮以是申請上臺余寧有憚焉第慮
遷徙之際規模將爲式廓輪奐於焉更新工作浩劇錢糧既
無額設民力又難輕役不貲之費將於何出於是謀之紳衿
分工協力各任乃事以責其成至於紳衿以下有尙義樂輸
者從若願衆議僉同爰講堪輿筮吉舉事余卽捐俸獨修葺
大成殿一座其餘東西二廡明倫堂正誼明道二齋啟聖祠
名宦鄉賢祠以及戟門泮池櫺星影壁東西牌樓左右茶亭
尊經閣文昌祠奎星樓敬一亭週圍墻儒學牌樓皆曠之

屬廣文繼紳衿士鄉耆義民或獨任其工或合任其事或
鄰封慕義紳衿商民輸誠資助共勩大工者悉行勒石以垂
永永學右建書院一所後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出衆力
前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南厦五楹亦余捐俸獨成者是
役也經始於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告成於康熙十二年
八月初一日仰見規模式廓輪奐更新丹雘金碧赫奕輝煌
修俎豆之典禮如旦而舉靈之化理可張地靈人傑瞻聖域
而光浮萬丈者文星之璀璨也蛟騰鳳起頓雲衢而瑞藹九
霄者奎曜之炳烺也其人又之盛蔚然而起科第之辭巍然
而發此一否泰之理剝復之數所較然而不爽者乎要之以
陵邑典隆之費官遷之陵邑文學之士爾陵邑之神衿耆
庶實與有力余長吏亦何功之有噫嘻園橋既復吉地景運

重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砥礪器識一如古儒韓董程周諸君子出文章爲經濟是即
運門之功臣也余亦叨光多矣倘或得志一朝祇紆青拖紫
揚揚鄉里已爾毋乃於改建學宮父師期許之懷殊多割裂
乎故因學宮告成之日並爲諸士勗之

重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澤州取舊漢澤名古上黨之高都縣也太行在其南峯巒嶺
西斜亘不等總名太行而天井關上嶺云回車轍跡尙存橋
傳夫子適晉自此旋轅建有大殿兩廡繡星戟門碑碣俱存
鉅麗炫觀冠蓋士庶過者咸竦然入禮而低徊焉予備兵汾
陽嘗往之而未暇督師宣大復滯於邊關詰戎之務甲午冬
得兩江簡命乙未仲春於邁受事先齋三日歷嶺登關乃成

禮於廟中階下而徧月殿廡棟楹依然碧瓦零落綠瓦傾圮
丹青不煥俎豆無光爲之三歎夫晉中一經流氛之縱橫再
經逆師之風鶴而廟貌巋然如魯靈光謂非先師之靈歟
材燬工而聿新之雖各郡邑有春秋二仲上丁應急之祀
祠屬於澤卽闕於府於藩臬諸監司捐金而倡率之予當在
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醪多貲州守孫丕承及高平知縣范繩
憲等四縣夙夜靡遑克集厥事凡六閱月告成且請言勒之
石予曰卽曲阜宅立廟自魯哀公始立廟京師自梁天監始
郡學各立廟自北齊始州縣學校立廟自唐貞觀始遵獨祀
配享之制易爲先師木其主自明漢武嘉靖始而嶺上廟則
始於唐貞元九年知州璽甫瑛相承增修有人今能復舊觀
高踞大行之上爲天下郡州冠之豈同志之功詎可泯乎

至聖無以加子與氏云自生民以水公未有此語他書頌
廢而司馬太史立爲世家云以布衣而學者宗之自天子亞
侯言六藝者必折衷焉韓昌黎處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
司通得祠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龍與
又其佐享位不屋而壇豈如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配以羣賢
天子北面跪享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今稱先師更尊於
帝王而嶺之廟又在國學郡州邑之外廟貌之盛與祀事之
烈不更著歟天下大幹三而太行獨爲北幹雖居晉地而首
秦踴豫盤礴於燕峯峙於三韓連斗杓以臨南極向明之所
以出治也與離之所以由生也茲祀與曲阜之林相望秦燕
豫魯之文運率於是司翕闡焉我朝定鼎御極以來首重釋
奠丕承文學內而胄子外而茂才之興亦旣彬彬郁鬱矣

以茲廟之隆所助不渺也雖臨河而返適晉未果子夏之教
行西河亦所過而化所存則神之驗也至於歲祀則澤之有
司在卽可以此言登於碑順治十二年乙未

鳴佩記

重修學廟記

黃國瓌

問邑之治亂必視其人材之臧否問人材之盛衰必視其風
化興行之地合抱之木不產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
三家之市余攷陵川之志邑治居太行之巔王屋拱翠萬山
環竒宋金間七狀元接武俊偉雄傑罕見其儔十二進士濟
美尤敦樸愷悌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學宮明倫堂雖在闕在
城遷徙匪常迄今科第聯鑣此豈獨地方人文之蔚蓋亦豈
泮靡頌采芹之有地以煥發其祥與有力焉迨學宮在城中
東南隅明倫堂處街之北前歲淫雨塌毀鞠爲茂草形勝甚
孱窳在焉士人傷之余念邑之始創教念之謀之博金弗
予思以重修但學宮居南明倫堂處街北脈絡不聯啟聖祠
逼坐街前遠來充擾大非體統欲仍舊址勢必杜塞東門又
恐不便闔邑文廟西畔有民房一區氣象宏敞衆議改建遂
之得吉議建明倫堂東西齋房儀門大門堂後尊經閣迤東
一區啟聖祠敬一亭茶亭皆創焉又東門外舊有奎星樓雄
峙異方翊我文明年來漸就傾頽舉莫可廢而樞星門柵欄
赤壁等亦久殘缺至博士舍署湫隘不能容膝來者屢僑民
居無論立雪甄育之無所卽僑居亦豈長計余素性嘉與爲
善且職司守土百廢宜興矧此斯文根本之大兼以部人士
樂行善事者乎以爲構無窮之佛地不若成此一基造七級
之浮屠不若崇此先聖積萬百緡以遺孫子不若奉壽書教

後垂後昆與縉紳諸士庶言或獨任三五或併後一三五
費財或輸粟米皆當雖然而興成此巨美如望苑頭之墓而
器馬車之音以與勉為義氣而恥為儂薄或由此夫

重修三壇記

畢振聲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其
官之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至祀
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墻答陰也坎瘞以陰時
陰位牲皆黝色喪祝掌其禮甚設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高平三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竟往歲劉
君教諭以黑衣奉祀事荆棘莽然社內外卧牛馬惡草具
酒焉為下窺其几擲之肉跪起不滅者規策道滿焉尸棄焉
之社燕園之稷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余余悲里社樹無

錢歲時叩壤捐丘以為樂朱絲禁社若或為之高平邑無份
社之會長重為民父母而莫之省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
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金尙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香
鋪舉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瓦春秋工事作之書殿
之書絳縣之老罷矣澤門有背扶其役而歌者止况於社稷
之役哉數日而工竣此其社為樂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
鼓社救水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鬪饑滿坑周齊東西之
新爭周漢南北之所掠屠以爾朱父子焚以粘木獮以闖賊
變避水旱蝗蝻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董威駐蹕
數千百萬僵屍蒸為疫癘又無地妥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三壇宜矣抑聞之勾龍為社柱為農者有
年歲以旱易夏稷周以兵屋殷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

爲社稷作稼穡死而爲稷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長吏之
罷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基置小鳴
犬响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樂巴以鬼道治民而
民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
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爲
樂鵠鳴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攝篆高平又
僦工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補修縣城來脉記

張道湜

天道地理人事務專家者每軒彼而軒此余謂非通論也造
化剝復否泰之機迭爲循環善哉易之言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則地理人事靜聽轉移者也吾邑
以沁水得名而山之數百倍孤城如斗西扼河東之亢南

石樓北曰君峯兩山對峙爲輔弼樹水杏小環城左右

稱合襟焉縣之龍脉自爲烏嶺迤東至玉皇嶺突起一

巖出羣巒之上爲少祖起伏蜿蜒而下直抵城之西北隅

知昔人建置目力必景純流亞也故山川融結風俗淳龐民

崇儉樸而力農桑士習絃誦而重廉耻官斯土者廉勇正直

多以上考超遷至科目之盛甲於冀南明成化時石樓李司

徒公發於前嘉靖時莊靖劉公位總河尙書神廟時先祖宮

保先外祖司農中丞兩孫公銀臺韓生一 時位八座者四

而卿寺不與焉嗣後風氣稍弱及崇正癸酉流寇渡河縣城

失守焚掠之慘元氣爲之大傷時先長兄司隸以忤權貴請

戍雲中受經畧孫公傳庭國士之遇贊畫軍前佐邑令衛

捐貲首倡築城壘池雉堞視昔增雄矣

皇清定鼎科甲輝聯一時位方面者七仲輝高公石幢王公
六一韓公泊園王公余亦備兵瀛海及覃懷守臨鞏道而先
兄而部郎守令不與焉秋闈自丁酉後六科無傳者余於壬
子歲入城諸庠友相對咨嗟余因循來脉而上至迴峽處名
麥稽腰左隣絕竅爲雨水衝塌止餘一竅余卽擇吉用石砌
補之而下視城之落脉水齧爲溝西北兩闕居人履爲捷徑
地與城劃然中斷矣據父老言自古西城一面皆土舊令儀
封尙改砌以石墜土縋城而上爲敵臺計固疆圉而來脉實
因之損此輟科所由始也余聞而嘆曰天意也可以人力敗
亦可以人力全因寓城數日兩旁疊石高數尺他處運土覆
爲魚脊以斷行路而丁巳余姪德業發科壬甲子則韓子廉
趾丁卯則余弟道濂余子補泉賈子節鉞庚午則余子德鑑

歲以爲修風氣之驗正至今又二十五年余亦衰老絕跡墜
市曩所補直類徹甚於舊兼之庚午幸未蝗喙爲災疫繼之
老弱死徙村落邱墟沃野平曠勸爲茂草幸值邑侯趙父畏
福曜泣止噢咻撫字哀鴻畢集而學博程君精青烏術詢於
昔盛衰之由以補修龍脉爲刻不容緩之事趙倅深偉其言
捐清俸贊其成特遴諸生張子繪章百里造余廬而以雞黍
饗之役相屬時距秋闈止兩月余念時日迫矣謀於有素
悉類築舍竭綿力從事督工者十人所修築仍前二處役募
隣封健卒限以程期石增之倍高土增之倍厚圍以界墻行
人不止絕攀躋之路且無敢旁睨之者雖爲費不貲庶稱
勞承逸焉經始於六月初六日落成於七月二十八日地
棘吾邑入穀者二韓子性善鄭子采宜鄭城中籍距前兩子

羅君人文實破六十年之天荒云足徵地靈將復若或使之不然前此豈無官師視若越人之肥瘠乃蹉跎至今羣心難舞工成不日豈偶然哉余謂縣城一邑之綱領徵不止耳目爾科目其顯著者莫自今伊始宦於斯者皆冀黃車魯之選產於斯者守唐風蟋蟀之遺力田者慶篝車服賈者富財賄人敦禮讓戶習詩書科甲人文繼軌前賢方駕近哲庶不負官師再造殘疆之雅意乎哉有譏余效野人豚蹄之祝違違伯玉獨爲之耻者勿恤豎之貞珉曠世而下必有同心踵事增修沁之盛可永保矣是爲記

改澹城河記

趙鳳詔

環沁皆山也其石樓碧峯對峙城之南北而諸水襟帶於其間或爲細流或爲巨浸其涸也有時其決也無際他在幽巖深谷中者不及過而問焉若乃城東臨河常患冲塌則巖邑封疆之所繫也夫河源出烏嶺東澗卽所謂榜河者是也東流三十餘里滙聚衆流東南合杏水入沁河浩浩湯湯一往莫遏其爲城患也實甚嘉靖時伐石爲堤患乃息顧歲久嘗蝕鮮有完且固者比年以來時圯時築工役頻興大抵皆防禦於一時而不能永杜其後患也康熙甲戌季夏山水乘濡雨而發衝堤激石震蕩漂流無所底止聽其聲如狂風怒濤迅雷暴起卽而視之則駭浪驚濤奔騰而澎湃其洶湧莫可名狀邑中父老驚相告予策騎循行見水溢堤壞距城垣僅數武岌岌乎危之或曰堤敗將及城當議築或曰勢迫矣築堤難保障而防之予獨以爲壅水之流不若殺水之勢善用入之力不妨損地之利也於是度其高下相其便宜竊有見

於河之遙趨東南者稍引而東則水與堤遠不爲害且
山下多隙地無居民田園廬舍是可掘而注也爰令衆議
曰善乃程工度地均分丈尺募民夫而役之鑿土爲河
遠流山麓約三百餘步始與舊河相接又取其旁素土壘
成堤相隔石堤數十轉復將向之衝決者補築之塌毀者增
修之經始於相月之朔閱五旬而竣厥事焉夫碧峰園之
名山也面石樓而並峙高峰峭壁陡峻崔巍翠栢蒼松蔚
深秀今又有清流激湍經其前水聲潺湲不絕昆雖小亦一
大觀也予始念不及此第願自今以始幸是邦者無勞民動
衆之煩生斯土者無築城鑿池之役相與休養生息以保
疆而培國本是則予之志也夫邑之人顧相謂曰順水性以
導水智也用民力以庇民仁也茲役也殆兩得之以若既
則吾豈敢夫保障一方以與民安樂有司之責也余固
未遑亦惟是以快道使民或可告無罪云爾是爲記

勸修丹河石堤記

李棠樾

昔吾汶屬關北百餘武丹水環流浩浩蕩蕩桃花瓠子時有
隱憂卉人綢繆未雨築有土堤爲衛是以河循故道關城免
沉窻之災膏腴鮮汗萊之息恃有此耳縣志城制如龜夾兩
堤堤如蛇巨所以名元武也自壬寅夏霖雨經旬河流暴漲
堤岸崩頽比季因循未築遂致河伯歲徙日漸南侵沃土半
付波臣雉堞廬舍且岌岌乎有剝床及膚之虞東關首嘗其
衝爲害尤急父老累詞控修當事慮時誦舉羸勿動爲大庸
知及今弗築勢且日益潰決後此更難爲功矣余嘗目擊河
水夜發澎湃高數十丈直灌濠衝城城門崩鎖以擗民

房衝毀死者數百水患匪輕有堤且然况堤決乎歲兩年
 靖江侯父母來蒞茲土下車伊始余首以是役為言譁無堤
 無衛無衛恐無城無郭其關一邑之利害實大但度勢量功
 衝決幾二百丈且岸皆積沙如僅以畚鍤從事必旋旋潰
 徒費罔功自非伐石高壘安得一勞永逸因思工浩費繁公
 帑固無可動若以是重勞百里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可與
 樂成而未可與慮始也策其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自可成大
 功以禦水患計惟倡義捐輸乃克有濟幸我邑侯嘉茲義舉
 捐俸首倡余與方伯畢公各慨為解橐以助因大集同紳協
 力贊襄慮猶未足復延比邱照光持鉢坐關苦募者數月賴
 里中士民樂善同情一簣一勺以助高深而後鎔鍊所積乃
 可戒事致用也經始於丙午中秋落成於丁未初夏八越月
 而厥工告竣自茲以往原田免陷洪濤闔壤可奠 石垂之
 久遠利賴無窮豈但小補云乎哉嘗讀春秋凡有興作雖時
 且義必書以見勞民為重務耳是役也匠作見工而見直里
 甲無擾而無累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猶弗勞也余初從一
 邑利害起見倡為是舉省事惟勤罔敢任勞勸導樂輸罔敢
 任怨庶幾可告無罪於維桑耳至捐俸倡修以致子來効役
 永固河防福及城社則邑侯之績且與丹流並永矣

厲壇碑記

趙鳳詔

從來明則有人幽則有鬼陰陽判而理則同六經諸史未嘗
 畧而不論蓋可知矣稽古帝王繼天立極每以神道設教是
 置城邑各設立廟壇治明理幽制兼備也我廣寧自羅縣置
 數十年於茲而城郭之傾圮如故舍宇之燬棄如



廟又何暇議修議建耶余甲戌春蒞茲土適當災禱之後
苦不堪竭力撫綏庶不暇煖民命若此何以身為數月間
已修葺矣義學已復劫矣城基築而河道開矣釐好剔弊又
若此矣其厲壇湮沒寧不爲之整興余聞之喜曰正獲我心
但恐所費不貲或致中止尉告以積年措貲若干願爲重建
余於是捐俸授之併紳衿所共捐者卽命尉鳩工庀材擇吉
剗造不半載正殿兩廊及施食之所巍然落成可以垂諸永
遠今而後俾無祝之鬼依時祭享不致悲泣於凄風苦雨哀
號於衰草寒烟於是乎幽明之制盡備而尉之陰陽亦足徵
焉是爲記

體仁書院記

陳廷敬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元
歸爲晉城令晉城去今州治三十里而近先生道大德尊光
被天壤至其所以爲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華剗殘之餘禮
樂詩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
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德之
方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熙豐中士之備者連收科目而
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徃徃介出其間
迄于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其諸鄉校
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書院之所自助也然今則
孳穢遺墟舊跡亦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
縣公祠之左其後饒使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曰此書院於
澤爲勝之地也檄州守徐君蒞厥事祠先生於中以

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廟爲先生專設也
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浸
溲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灤水倫君來守是邦闢明年治
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捐
俸解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
葺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昔旣訖功君命余
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
禮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萑
書穀虛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爲重事蓋有學有祀先
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
而祀無適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爲聖或以爲師
皆其必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以謂
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
之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司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以祀樂祖
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兼禮約
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
聖賢爲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爲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遇
陳彭越張敖王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
祀也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
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
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爲先聖顏
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先生者既以其務而為有合於禮而禮望其後之知尊先生之道者故為是說以告之若夫聖王之德政吾不敢以說生之學業吾不敢以規有先生言海行事在焉勉其不逮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諸生之學業也夫

伯方社倉約記

畢振姬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八條復社倉故事尋頒其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奉激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簿輸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運使父子

角且翼民窮卒莫之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義莊於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為振姬鄉人家入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為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為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倉粟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敵也有倉資盜抑或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扇鎖封議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豈法哉數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喪而荒荒窮為一

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都鄉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害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都鄙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計矣白父母爲利覈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爲害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遼巡也爲民父母者安石之至徒遼巡於社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如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始元常平利民取壽昌請官錢平糶錢不出於庫今其法窮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曆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麥細輪租備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卽不窮而官貯之官發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歛之官又費之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卽有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何以救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爲便乾道四年請府縣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息十有四年中間息不造倉籍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歲給糶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昇知制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做爲嘉定積貯彷彿屬空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善官依法而

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善備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產蠶縣大觀縣爲軍需菽粟乃活不利金生熙寧金爲俵本石鹽皂獄火衣冠倉精士人領無催牌陳留斗級雀升龠家量三老收無斛面兩岸白沙詔損費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遊食不占三分青苗書聚歛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饑息其半中饋獨其息大饑本待豐年慈惠五夫之活法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置爲盜請陽八字之嚴限僦直一石歛散在廟更十年當造倉催役一石收受須人至三百當加廩舉放阻於宿惡宋以官長理償買支出於里門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朝有言民不必甚利無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丈

曠六義五亦三二三十年一變此則公之通也循公經國始

梅建

此迺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履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感自利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亦有以壽之矣鄉之人皆曰便康熙十三年正月畢振姬記

五年一編審原因此五年中人丁之多寡家產之厚薄消長互異此天道使然人莫能強是以朝廷定爲編審除故增新際查隆富務期均平無致偏苦此以人事補天道之盛典也今本署州恰際此時行得一椿好事便遂得一場願心然而遲遲未審者以任事日淺民間多寡厚薄之數不能週知

恐負此舉耳今限期將屆擇吉於九月三十日開審俾訪得
向來公直戶頭所開議單一里一甲一戶之故者貧者只在
此一里一甲一戶內報陞報頂甚至避怨不報有人亡骨朽
而名不除家徒壁立而差不能若照此以行第謂之點丁可
耳安得謂之審丁在丁多產厚者以爲增一丁陞一差類年
承納俗謂之萬年累殊不念陞因產厚增因丁多均是人也
何幸爲天所獨厚而得丁多產厚哉試看故者除貧者除
除應察之家方自傷命薄號泣呼天切切然望增望陞而不
得乃應增應陞者不願增不願陞無乃甘與故者貧者同
病而不顧耶今本署州與爾民約凡丁多產厚者公直戶頭
願乘公報出以聽審奪此非忌民之丁多產厚必欲增陞
而後快但不增何以除不陞何以擦因增新以除故因陞高
以擦貧不獨被除被擦者感而大且喜而降康可以必其言
多產常厚矣然勿慮報丁多者盡增報產厚者盡陞本署
不過通盤合算適符原額卽止倘公直戶頭及故戶人既不
直報而令骨朽者不除名壁立者不擦差則本署州斷所不
忍惟有下則陞中中則陞上知我罪我初不暇計爾民其諒
此意勿忽

重修澤州文廟序

官于宣

文者治象也教者文德也故訟獄之氣繁則國多兵彘倫之
教衰則人易亂欲弭兵必自省刑始欲偃武必自修文始雖
一時之政教而一方之治亂基焉余以渠令來守澤舞收自
厭或者曰守令之官得以親民謀士昔人恒樂爲之余既不
車凡百惟以無事爲福不染爲心故公堂聽政自朝至於

未及已無餘贖每於退食之暇進諸生童子而被遺書文榜
酒賞識拔尤時廣文先生適以讀禮去官學憲命余兼其事
余乃與諸生日益親爰稽州志本州文廟爲明代洪武初
年刺史李公祥重建既凡數修而復敝其爲楹屋門棟壓
將崩其中大殿兩廡時滲漏不蔽風雨其後明倫堂亦樸畧
不飾余不揣獨任其事鳩工告成凡六閱月而罷雖未敢云
建立然廟貌一新規模宏遠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
多壘獲澤何暇及此余乃作而言曰峇歲軍興已踰一載凡
遊麗之地與夫王師經臨之處備乃饗糧時乃暫葺竟其舍
火其居凡此士民婦子室家慘然不樂而澤僻處太行父老
子弟至今未見兵革不可謂非大幸也爲長吏者際四達之
衝羽書日百餘封稍延其限罪深憂前方且竄以繼日與

覓牛馬相追逐余雖欲與多士登講堂祭先靈先賢以優
游於此日豈可得哉彼也轉餉鞏而此鼓篋釋某彼也學
宮鞠草而此城郭雅歌蓋天心之厚澤人而澤人之型仁讓
履行善向化惟日孳孳以永享天心者豈不待余之家論而
戶曉也余以刑官奉檄得兩親民社茲不得以刑治澤竊欲
纒教化以美風俗去刑者卽以去兵也終編者治世之音所
以止亂也詩曰在泮獻功在泮獻猷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
之薦俎以折之禮以爲國儒可却敵也余之乘此時修茲廟
地正欲以詩書道德之氣靜四方戎馬之鋒以至聖在廟
之靈祈城池社稷之福也爾都人士其勿以予爲迂也且
更有說焉澤俗尙鬼神崇報賽僧寺道舍樸畧并葺淫祀
福余獨向泮宮加之意焉與文教尤所以正人心也贊與於

督修者僉曰然乃選石而書之

陵川縣志序

孫必振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察民俗以稽吏治郡邑視古侯國而無史官邑之有志蓋歸諸此唐民社之責者以時考事次其闕失式備一方之史亦猶行古之道也行古之道莫春秋若嚴美刺昭勸懲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固千古史學之宗也而邑必有志典章存焉教化寓焉治忽辨焉以備考風徵獻之典詎不通於其文則史之遺乎然余竊有疑於今之邑志也疆里建置賦役物產風俗古蹟各有志不過稽其沿革仍其事故以備考而已若無所爲可書也至於人物者治忽之所從出教化之所自起而輿圖之所自畫也前人之善後之表也前人之愆後之鑒也寺祠以表教飛鳥音多志之曰某某爲循良而墨者不聞某某司鐸者多志之曰某某真師範而庸者不聞焉耕田名經秀實其政事宦遊之譽布衣儒雅傳會以忠孝節義之名不幾於美而無刺泛而寡當與將何以觀而戚感而勸且懲也嘗覽史記名橋机專主乎記惡懲戒之義今之志獨不聞焉矧今人盡賢於古耶抑志不足信如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耶余深用慨焉修學之後將謀修志適奉檄徵邑志爲輯通志故也夫美而無刺或竊附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與緣次舛陋字畫魯魚舊者泛而寡當新者闕失未次何以備一邑之觀而辱大方之目哉將亟爲改觀蓋曩不能佐襄梁費詢於音宿畧無點較以備一邑之志則可若欲取一邑之志一一愜予之志自附於行古之道則予未肯自信也

字權句存乎志者也神而明之存乎讀志者也昔鍾伯敬
不違識恥以文人自了乃作史懷取上下數百年事據理
決羣疑洗沉寃誅既死是是非非一裁之以道義陶釋生讀
之曰此伯敬經濟之書也使讀志者能如伯敬之讀史自開
心眼披星野之圖則思郎官上應列宿何以無忝厥職弗
罪於上帝也觀疆域山川則思何以設險何以制勝也俯
池之彈丸何以固吾圉坐公署而退思何以補吾過也視
學校之廢則鼓之舞之以敷聖人之化承祠祀之典則敬
而不瀆以觀百姓之麻也稽貢賦拜戶口則思何以省而不
耗而且一切之利何以興弊何以革遠何以馴也考人
物之顯晦觀風俗之貞淫何以是非不致混同淑慝且
則也類往哲之遺文對韓陵之片石將何以登高作賦
與銘不使簿書涸入山水笑客也

經德一裁之以道義則邑之有志詎非膺民社者經濟之書
哉讀而窺其要領識其大體以存典章以寓教化以辨治忽
自附於行古之道予雖未敢自信乎亦聊以志吾志也

重修東關炎帝廟碑記

柯貞幹

羊頭時高平縣治之北在昔相傳古炎帝神農氏藝五穀處
其上有帝陵焉陵之下卽藝穀圃也蓋粒食之原昉於此詩
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帝之功德萬世永賴矣歷代崇報之
典春秋二仲立廟祭焉所謂上廟者是廟去縣治幾四百里
祭之邇憑遠不遠焉爰附東郭立廟今所謂下廟是也同廟
之建無有能言其創始者其重修則自宋元以迄明諸
悉載之入我

國朝舉先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悉修其陵寢命有司致祭而茲廟以僻在山城歷年來風雨漂搖鳥鼠窟伏垣頽簷瓦裂椽崩雖春秋之祭未嘗不舉而修以新之則有待乎其人癸酉春余承乏茲土因父老之郊迎暫憇於廟且擊其頽圯荒涼惻然動維新之志而未之逮也越明年諸政事粗理余敢謂德及而信孚信孚而人和哉而公餘多暇乃率廟社人氏而語之曰爾等食德飲和忘粒食之原乎而忽俾帝之廟貌傾圯一至於此於是余捐微俸復為廣募闔邑紳衿者庶以襄厥事按廟三殿三大楹儼古官殿規模兩偏小殿宇仍其舊殿之後正庭五楹東西耳樓上下各十楹迤邐壁立殿之前欄以月臺臺之前甬道東西兩廊十四楹廊之南食房茶房各二楹面立舞樓三楹盧其下

耳樓三楹西鼓樓下甬門主出輔以耳樓三楹山門五楹觀音刹高大之臨大路以壯偉觀工始於甲戌之夏訖乙亥之冬乃告竣迺鑿迺塗爰丹爰赭負輪之美迤延野綠遠混天碧翠屏障其左丹水自北而東為濼繞西挹金峯之爽氣南望游仙於斯堪翠而又方帝日中之市四月維夏因廟社之會聚四方之民陳百貨而交易之各得其所禮行樂作神人胥悅此則極廟之勝槩擴高平未有之大觀也余繼高平自辛未旱荒民艱於食者三年何堪土木之舉乃余歷任之歲即獲有秋及廟工之興而風雨以時年告大有婦子寧而百室盈矣安知其非帝之靈貺率育下民以至社也况

國家日以愛百姓為諄諄愛百姓莫切於此

廟也民知效我有本而歲享豐稔又請修葺殿宇其目
之閣奎光之樓以廣教化而美風俗夫宜

廷之德意俾百姓食德而興行良有司之事也余職謝不敏
哉後之繼余之理者觀余之作其亦可以知余之志而爲可
繼也夫與人之論請以余言勒諸石以作後來者法庶廟貌
之莊嚴與羊頭之陵與藝圃並壽不磨

重建澤州北城樓碑記

佟國瑞

州城舊制東西南三面有樓而北城之樓則始自隆慶四年
州守顧公所創顧公之言曰北方元首也其他股肱也元首
早於股肱可乎乃建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歷明及
國朝歲月浸久日卽頽敗前守陶公謀重葺之旋以乞休歸
去不果其志丁酉歲樓忽傾圮瓦片瓦寸墩無復存者余始議

更新之而未敢輕舉焉夏以工大費繁欲中之以則清俸無
多思謀諸人復衆情難協且慮董理不得其人將勞民招謗
曠日遲久而卒底無成不幾賒築舍道旁之誚耶會州之紳
士僉有同心數爲余言之余乃搜諸筭董得積俸前後計五
百金諸紳士之好義樂輸者約數倍之遂舉趙君職王君士
純端董其事獨吉鳩工庀材募役經始於康熙戊戌之四月
告竣于己亥之八月通計正樓七角樓四奎樓一敵樓二十
有三月城三面馬道三座女牆欄馬九里三十步濬壕週城
插柳週壕并築城中石街東西三百丈南北三百丈其中重
建者惟此樓一角樓二月城欄馬牆并新栽楊柳千餘株餘
皆因其材而增補之合其工費較重建者居十之六而北城
樓又居六之五焉宏敞磐固有加于昔落城之日借諸樓

紳士宴于樓中憑欄俯眺則三水漾洞委蛇環抱通望太行
王屋砥柱析城諸山浮青盪翠棋布星分信乎兩淮咽喉三
晉門戶也不有茲樓其何以壯麗金湯乎因舉酒囑坐中曰
此固陶公所有志而未逮者余何幸得成之非諸君之踴躍
好義與董其事者之得人曷克至此哉按舊記云近歲澤之
科甲北樓始建其年登第者二人以爲增高元武之驗今茲
之舉亦必有瑰異之士乘運而起者余且拭目俟之矣是爲
記

秋木王氏城東修路記

佟國瓏

聞之孝弟者百行之源也人未有不孝不弟而能濟人利物
獨奇績而垂不朽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夫所謂孝弟
者鮮僅問寢視膳隅坐隨行而已也此六人者莫如善繼人之

意善述人之事今候補觀察廣鹿王公洵河 謂善繼善述者
其何知之聞公父 故封光祿大夫在只公種 德累仁好善樂
施其初修太行山之路也自州屬攔車驛至河南接壤之長
坪鎮計四十餘里不惜工費開鑿補砌迄今陟羊腸若坦途
頌功德者將千載不衰嗣後軫念州城東抵界牌嶺俗名紅
膠泥路者偃仄險阻天雨泥濘跬步難行人畜往來常遭阻
仆至不能保謀欲修之而未果乃遺命囑其長君山左鹽運
使司叅政簡庵公代成之康熙四十七年甫舉事而簡庵公
歿公時留都候補聞兄訃遽返營其喪畢遂踵而成之或曰
公何若是之汲汲也公曰此我父兄之志有所事而未終者
吾豈敢稍緩焉乃出直募力伐石于山紆者刻之使查缺者
增之使濶其間有倍價費人之地而避險以就安者錫巨夫

于餘里之險途一旦而成康莊矣其所費遠不可紀數工竣
州人欲記其事而公弗許以故郡乘闕載余蒞澤七年往來
于是路者屢矣詢知其故乃不禁愷然歎興曰不吝不吝不
吝不伐體父兄之志而終父兄之事洵孝子悌弟之屬也
今公將起補監司本孝弟之心以爲政吾知德望日隆名位
日顯立廟堂之上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國易易也余忝司
民牧職在彰善忍使利濟之宏功徒嘖嘖于行旅之口而弗
爲之表揚也哉爰作王氏修路記以附藝文之末時康熙五
十七年仲冬望日也

重修沁水縣文廟記

趙鳳詔

邑居環山帶水茂林蒼翳壤雖僻實明且秀也望氣者稱
焉制科以來甲第輝聯後先輝映忠孝節烈之事炳琅

册間以是知文教之漸摩不遠於藁爾也縣治依山爲城若
臨秋隘無隙地可建學宮西郊之外自玉嶺委折至鳳原
地稍平行且勢居上游諸山來朝儼若拱揖而文廟在其環
抱間曩以學舍官廨轉焉稽之邑乘蓋宋時遺址云歷世至
明時蓋時圯迄宏治庚戌長安王令始大興厥工越十年洛
陽楊令踵而成之制度完好規模宏敞若殿若廡若堂若門
若廡若若房庫號吉次第修整前志記之甚悉宮墻數仞庶
幾哉巍巍巖巖崇山並峻矣崇正戊辰天長徐令復加修葺
永幾世值澹桑邑不戒於寇雖廟貌未移而學博官署以及
簋豆籩豆之屬蕩焉無存承平以來宰斯土者席未煖率遷
去視守令如傳舍無暇整飭學務春秋釋奠苟簡而已比者
千未之交蝗蝻肆虐人民逃徙畧盡一二子遺因與守備居

他所往往攬廟中寸椽片瓦以易食兩廡木主半作僮僕
下薪昨歲初夏地震自西而來棟宇蕩搖者數四頽垣敗腐
零落砂磧向之崇隆輪奐者駸駸乎有瓦煙蔓草之慨焉夫
物之成毀有時廟之廢興亦有數唯是學校之設俎豆之器
可興而不可廢可成而不可毀沁雖巖邑乎獨奈何使習禮
講學之所竟一旦將委之草莽也余以甲戌暮春蒞治每於
朔望瞻拜禮畢循行殿廡輒徘徊久之顧地瘠民貧又叠遭
災稔瘡痍甫起未便鳩土木功而此中怛怛然常不自安竊
私計曰古者建立庠序其非飭文觀美之謂其謂納天下於
仁義之途而衆
者於親義序別信之倫也故月則課於斯季則考於斯三年
大比擇其秀者而升之鄉又拔其尤者而升之國其次則明
經太學悉由是登進焉非是過也率以他途
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氣萃於斯文鳴珂曳珮之主接踵相望
而根本之地敝陋弗堪其何以蕭觀瞻倡教化乎且夫修舉
廢墜興行育才實有司之責也余不敏其又曷敢多讓用是
早作夜思銖積寸累觀事凡八閱月出俸金若干選材庀工
程罷授事先戟門次大成殿次兩廡次學舍
壘築之棟榱之崩折者易置之神位之缺者更立之器具
之皆廢者增設之計星紀兩周迄今丙子而始竣厥事雖視
昔之巍巍巖巖崇隆輪奐者或不能無間而制度規模猶彷彿
當年遺意庶俾山陬士子自今以往由此習禮而進退周
旋可無愆節也由此講學而身心性命可悟精微也由此明
倫而民俗可以還淳人心可以復古而唐風

再見於今日也飭躬砥行修德學文以不負
賢卽以不負聖賢者不負君父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重修高平縣儒學記

李棠馥

吾汝爲晉南首邑蓋太行之沃壤而文獻之
繇來遠矣自昔以文學起家者名儒鉅卿項
背相望但學宮
歲久就圯鞠爲茂草嘗事恒議鼎新而因循
未舉懼民勞之
歲已丑姜逆煽亂美中禍延湯澤幸賴
師聲討全晉以寧適貴生劉公以制科來宰

之餘勞來安輯憫疾苦而噢咻之邑人歌來
騶樓題傾剝沙聖德滅則喟然動輿廢之感
地頽廢不治士何所考德問業饗射潤踈絃
謂何於是毅然以興復爲己任首捐歲俸爲
子衿及鄉三老歲樂輸以濟乃庀材鳩傭置
講堂以至祠閣橋門齋廡無不次第繕修因
其舊而新之期
年而告成爽塏壯麗煥然改觀矣時公以內
艱解綬歸久未
藝石以紀其事越十有餘年余在假里歸邑
廣文劉君佐世
論余徵文以垂久遠嘗聞化民成俗興學爲
先古者無一地
不庭學無一民不向學天子辟雍諸侯預
宮別其等也庠分
上下序列東西
昭其辨也春弦夏
誦秋籥冬詩易
其業也上
老坐右塾下老
坐左塾殊其教
也學校之禮至
成周而大備
品式物承綱繆
繁縟故多士藏
焉修焉息焉游
焉耳目所見
盡手足所持行
志意所向往卒
不悖於詩書禮
樂譽髦斯興

國家右文立教推重孔聖自京師達之天下
龍邑所在宜

崇祠載在令甲春秋上丁紀其時牲牢羹醴備其物尊禮
益精其器章服度數定其儀金石羽籥和其音而又董以官
師按節修舉且崇其講堂費舍羣茂才異等之士而修習其
中一以誦述孔子爲宗孔子刪述六經發明五帝三王之道
如日中天爲萬世師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道不
得適於用故學爲醇儒仕爲名臣率由此其選也俎豆宮牆
吾道根本重地顧可蕪穢不治乎公受事亂餘戢干戈而興
學校補其闕失文其闕陋使士遊聖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於以作新其耳目而振勵其志意以期發爲文章措爲
事業是豈俗吏之所能爲哉春秋慎用民力臺觀門庭雖時
且議必書書而刺者十九獨魯僖公之作泮無譏焉豈扁道
之在魯也頃有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是役也泮學一新
爲士之學習行且日新其必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經師
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彊立不返以是化民成俗而媲美成周
有餘矣余故深嘉而樂道之以告後世云

迺車廟碑記

孔衍璠

璠以榜樑匪材籍 聖祖遺輝謬備太子少師襲封衍璠

大宗主舉事之員督理林廟家務緣邇來聖裔每多假冒奉
委前往北直河南山西等處清查以防詐僞以免遺累於慮
熙己未春三月由中州陟太行過天井關見有我聖祖廟在
焉下車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適魯哀公二年也趙簡子
使使聘夫子將如普及河間竇鳴犢舜華見殺乃臨河而嘆
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且邱聞之割胎殺天財
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巢財盡

風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况於人乎遂迴輿而旋之街還息於阪作阪操賦哀之後人因夫子於此迴車故於此立廟春秋二仲致奠一如郡縣禮廟庭有前給事陳公秦所撰碑記蓋漢時夫子十九代孫立豈建也孔昱字元世東漢人遭黨事禁錮迨靈帝卽位建寧二年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思夫子有臨河之嘆爲之立廟營本行天井關亦繪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云爾歷傳至五代北魏太和元年夫子二十八代孫孔靈度請於野王令憲衆爰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其事見於鄭道元水經注由此以觀則是天井關夫子迴車廟創之者有人嗣而葺之者亦有人也唐特夫子三十八代孫孔戡字彥勝始進士及第官大理寺評事值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因藉陰相結欲效河朔事以圖其位戡極諫以爲不可致忤從史戡餘謝病歸洛陽及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後遂就近遷居山右卜築天井關夫子廟側以奉蒸嘗迄今澤之孔氏半出關里之派有由然也我 聖祖金聲玉振之徽隨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脈支分不獨在東魯矣於是登車抵郡凡屬玉書繼體一一澄清如孔闡博孔衍珍等戶雖隔川原實同世系俱彙屬移送本州存照不列名者卽係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致真偽莫辨又念我 聖祖既於天井關立廟薦享歷有年所承祀豈可無人復於本族擇厥德朝雅孔興錄給聖府樹爲題車廟奉祀生員因儀遠願求鐫之石以傳不朽云康熙二十年辛酉刻石



天井關題辭書院制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孔衍珍請出捐地三十二畝生員其興
統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二年衍聖公咨明山西督撫擬委候
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專管題辭書院祀典事原委制太
子少師襲封衍聖公府為給制委署事照得 至聖題辭書
院缺員專奉祀典今選得寄居澤州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
興鑑謹慎端方堪為主祀合行給制為此制付孔興鑑照制
事理即便承奉題辭書院祀事毋得廢弛有負本府委用至
意須至制付者

重修澤州城樓碑記

王廷揚

澤州三晉之門戶也城樓屹然雄峙始與太行形勝相輝
任其傾圮而不為之所是亦觀瞻之大不可者矣歲序滄久
人事因循曠則能力圖其更一新者我州父母終公來牧
未及期年以他事里誤當別補州之士庶羣懷卧轍登堦
事題請復任因以知公之深仁厚澤自于至誠是以感之
連也今七載于茲愛憐赤子視昔倍篤傳曰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苟有興作其有不踴
躍從事者乎公曰澤山州也地多磽确民之艱難倍于他境
故雖有重大嚴切之公務必不令其妄費一支妄出一力其
忍以城樓之役煩苦我父老子弟哉因下令曰鳩工幾何庀
材幾何吾先以三百金付之董事者推公之志卽一已任焉
可也用是余與親舊輩亟謀之曰一州之城樓賢父母土不
欲費公帑下不欲動民力勞心苦志如此而吾輩不共為勉
力非義也遂爭自書名于簿者二十餘人約計銀三千兩百

爾正始于康熙五十七年之孟夏未週一載而巍然奕奕
樓已告竣矣以及城上之敵樓敵臺東西南三門外之月城
一一修整如故而公猶未已也以緣城之女墻馬道廢者未
復遺城之池壅者未疏塲者未扞因益出二百金而紳士之
續捐者亦得若干金焉于是復女墻馬道之廢者既池打塲
引山水下流岸栽楊柳中種芙蓉計其餘資遂平治通城道
路所以然者公曰吾非以是同民樂也將俾澤之人民咸知
聖朝數十百年休養涵濡之功德如此其至也公之意詎不
亦深遠而無盡哉余茲竊有感者按州志城樓修而兼創自
順隆慶四年州守顧公爲之迄今百五十年矣而我公又一
重修踵事增華有加于昔記稱顧公德宏而志遠材敏而行
亦然以我公較之則似更有進焉者矣情乎余之不足於公

也但冠狗梓里之所請以效譽于孟公良自慰耳一

一美書之是爲記

督修城樓紳耆筭績序

佟國瑞

昔嘗于賤治單父不下堂而單父理夫以一邑之中百務繁
殷必于雖賢何能拱默若是及觀其語人之言曰吾于單父
舉其士大夫之賢者共治之由此觀之則單父之理夫亦單
父人之自爲理而宓子不過樂觀其成耳予承乏漢澤于茲
九載政治多缺其愧于宓子者實多而州之賢士大夫因事
輔翼匡余不逮則過于單父焉去年春予因州城之樓榭建
修擬紀日甚思一更新之首捐俸爲紳士倡旬日間樂輸者
幾集計已足費而難董事之人適廣庵王公因事至爾隨與

言之公乃集捐貲諸紳士公謀之會曰非趙子瞻王子士純不可二子王公姻戚子姪也故知之最深余乃免王公爲道其意二子亦以公事毅然任之不辭州吏目劉君炳復進舉提調苗春曲能誠鄉約焦潤琳劉定遠來爲予言因使佐二子共襄其事先城樓雉堞以及欄馬女墻次第畢工復以餘貲甃城中之石街濬週城之池挿柳種荷迄今幾及二載和寒暑雨未嘗少懈凡經營措置片瓦寸木必盡其材是以人服其公憫其勞竭瘁致力故事半而功倍焉說者謂是役也予實倡之皆歸其功于余余曰不然分財之惠未爲溥也不有二子誰任其勞不有王公予亦何由知二子之賢方必子之將之單父也得鈞道于陽晝而單父以治王公其亦余之

善也哉

重修東嶽廟碑記

趙子瞻

天地之道未有不好生者也生氣盛於濬春東位也於卦爲巽於五行爲木而其於德也則爲仁仁也者善之元生之機樞造化握其機以默運於上而人物遂各乘其機以化生於下乃復於其間有鬼神焉隱操禍福之權而顯示善惡之應於是乎天下之人羣尸而祝之若惟恐纖毫媮媮遂攫冥冥中不可挽回之神怒而肅然敬惕然畏且爲之享祀祈報以遠惡鑿而遷天休神宇類然而東嶽爲尤著考之傳記東嶽爲太山之靈專司命之職代天行道凡人生之福籍祿籍悉由嶽司衡注而歸魂反魄之際其考校又最先位既甚尊權亦甚重故嶽有五而東嶽之廟貌獨遍於天下良以導迎天地發生之氣而布太和之仁澤於人間也然則殿宇之數額

不重哉沁邑僻處山隅舊無淮祠碧峰之陽嶽廟在焉並人
尊之號爲天齊廟以其功德隆盛與天齊等故謂之天齊址
踞山巖殿數楹無連臺疊棟之觀亦無金碧藻績之飾倚闌
遠瞻則龍岡鳳原石樓玉嶺諸勝勞若環拱歷歷皆在目前
蓋邑中之風氣萃於茲矣相傳神以暮春降誕適符春生之
會至日傾城士女盛設香火陳百獻以賽祝顧歲深代久樓
題潛蕩獨有傾頽昨歲又值地震廟垣益多圯壞入斯廟者
不無風雨剝蝕之愴焉邑諸生鄭子咸林鄉之仁厚君子也
性好編予賑窮明乏歲歉出粟以貸貧人不責息又慷慨任
俠言信行果有古良士風觀嶽廟之漂搖毅然以振新爲已
任又慮獨力之難於繼也而欲爲將伯之呼因質之於余余
承乏茲土比及三年矣荷神之庥士樂絃歌民安耕鑿舉欣欣
庶有向榮之色屢欽鑿塗神志以籌畫匪鹿鼠而米果令
子首倡捐修俾頽宮敗宇煥然改觀行見自茲以往務竣
者勤東作業獵詩書者分東壘光人執春溫俗敦仁讓從德
負天地生養萬物之意是在神之佑也余之願也而莫非鄭
子之力也歲丑加丁盛德在木春和畫永正鳩工經始之時
且震出東方之位倍宜整飾以作鎮風氣吾知邑之士大夫
慮無不悉索敝賦以相與有成也故不辭鄭子之請叙數言
付之俾於落成之日書爲誌焉

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

李繼白

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
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剪伐告平而屋廬非
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千

高餘凋弊之象不堪矚目也其東道諸鎮稍見蕃衍西南山
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遊仙南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
處於豺豕狐兔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闕
板復道盤蛇石積榛村竟不可問菑藝矣以故閭里不過百
餘丁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蓋額稞全徵以熟
地之人包荒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尙多拖欠而官民俱
困勢必至於居者亦逃生者亦死熟者亦荒困苦顛連呼天
匍匐前當事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恩今順
治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興樂華中外肅然
覆其戶口凋弊救亡有據也乃蚤夜繕封事爲民請命
至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劉吳公勅史博公實爲
乃心力贊翊厥事其查駁再三天史鄭公以諫員在臬亦謀
厥成兩郡獲無異於十四年二川疏上免傷亡荒地五頃七
十四畝於九另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七畝前後
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並地畝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
零數十年婦孺哀號官胥瘁瘠而不可望者公竟毅然
於指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

創建闕侯三代祠並鳳臺縣署碑記

許日鑑

今夫仁義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綱維也故立人之道
仁與義惟仁之至義之盡者存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
感興起有動于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澤之明年春
鳳臺民曹志美秦玖徐建功等詞稱闕壯繆侯功贊化育
惠參神聖追封三代崇祀千秋甚盛典也茲澤郡侯廟在濟
善儀門內歲時瞻拜未便府治東南街有奉戴前終州主

此一所管議折建鳳臺縣署但念成功不毀改作費繁致等
幸祭休勞蒙恩被化情願樂輸工料不動公帑建造縣署留
此書院改建侯廟東有隙地建三代祠以光俎豆以肅敬仰
真情允協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間都人士復以爲此非異人
遠疏請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齊洽禮樂休明凡歷代聖賢有係綱常民生者記
其後渥封敷加崇况侯忠肝義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維持
人心

欽命襄陽三載俾直省各屬於侯廟正殿後建三代祠奉
祭享誠于誠之曠典實萬世之宏規我澤侯廟在府署後
未便今百五十一里耆老黎屯願捐修縣署書院建廟江
不寒而事修廟念同紳通幸豈可視道築之謀因告同人

共勸盛事決旬之內捐數百以至數千共捐資四百有
奇公買樂舍府等舊趾爲鳳臺縣新署易書院爲廟宇舉紳
耆才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五月初九日落成
正值候誕辰迎神致祭瞻拜絡繹商賈雲興鬻販全聚居然
都會夫城之東隅地窪土曠里無市集民用頗艱自移廟於
東街而傲居賃舍者鱗次櫛比率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市
張燈而東隅遂成樂土矣洎秋米價稍昂民間省工借費整
造者少物料罔售匠工開暇董事者以爲署工又不可緩也
乘時復擇吉興建物價平而工匠奮踴躍赴功日百餘人
皆得所入以供餽粥市餅賣錫之兒亦皆得寸數文以助
成迨冬稔豐收而縣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
慈莫盛而耆老張必華等復前請日廟工之役百五十一

厚議與是舉今紳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已告我功豐
濟願置香燈資幸附而記之是役也官府無度廢之支開闢
無私毫之擾整頓工以妥神靈刈豐草而造官舍令曠園之
墟爲編棘之場寓周急之意於興作之內仁義之所感通其
益無方一至於者是皆我侯仁之至義之盡奮乎百世之
上故百世之下觀感興起有動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與
諸同事樂觀其成亦各捐俸百餘金以充丹腹董事者解元
孔與鈞貢生呂從誨監生張驥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生員
董琰袁敏任元璞王葵林鄉約杜文禮史國臣彭世勳劉德
提調崔景汶宋三益趙國璽張璠例得並書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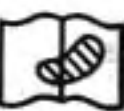
朱 樟

澤州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始於邑先生躬行必得格於
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篤古絕續之會之一人配
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
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愍者也按前志
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俾民聯屬集義勇較善可當
一軍尤如意無告而郵及行旅其政類多安集民生使之相
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求向學擇秀異者與之講
學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
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其
則尺行丈則丈不以一邑而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
遠乎方寸月印萬川而萬川皆月道之不隔隨在畢陳獨立

子萬表而周決乎衆有千百世下聞其風履其地緝其教思而致其德意莫不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之人之親被其風教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况韓實來守是邦爲先生所曾進斯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濡而利導之之地乎哉唐俗勤儉而有遺風斯土爲太行包孕積厚所載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餘韻焉雍正十二年春奉

簡書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聖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上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湫隘羣塵上漏旁風榭楹半朽念先生爲斯民父母千萬世所宜風厲而不忘者而視此不謹是守土責也因是與鳳臺邑令羅君著藻及里中生大夫共謀而新之限於方輶難冀稍加開拓立門一區顏曰宋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內蓋學五楹爲春秋奠爵之所左右小齋廊各一中設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去而鄉校遺元時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究不易久延第此郡人士率益淳良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所謂安於畝畝學校者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學人篋衍中出而負未入而橫經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德禮之所爲則邦校之興廢自在人心無勞過客之瞻禮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神明靈在斯猶在斯亦樂而享其邦之食飲也工肇於是年之夏於其冬落成題額明道程先生祠堂記著于石



勸助修高平學廟引

朱

縣城東隅建立學校規模宏敞由來舊矣歷代修葺俱在
記可攷方今

天子在上崇儒重道凡虛省學校悉令有司及時勤加修葺
遣入交代冊籍以垂永久以光祀典制甚詳且盡也高平縣
學丹雘剝落急需修整邑令褚侯以議葺事來告稔親詣
宮見其荒蕪不治正殿洗滌瓦椽零損 崇聖祠中樞腐爛
風雨飄搖目視心駭此者前有司護不經心之故用是與褚
侯謀所以新之褚侯蒞任始能振廢舉墜而學校允宜先諸
務固積侯之事亦諸士大夫責也茲播告秉鐸之師儒及邑
之賢士大夫應勉力勸襄共殫厥功夫佛教廣宜其宮殿
區一僧持鉢乞告尚能輸金共成願果况吾 夫子之宮

諸生肄業講習其中者而聽其共荒蕪不治甚非所以見其
肅瞻拜之義也棹忝郡守荆如千諸君子其即舉為
三廟貌深有厚望矣

創建鳳臺縣署內碑記

灑著漢

爾侯廟與縣署為終始無侯廟則無縣署矣何言乎侯廟與
縣署為終始雍正六年州晉為府州署為府署而鳳臺亦
縣新設縣安得有署議者請改修州守故廟為縣署不足
附以州同之舊署焉經營之費動帑金三百六十兩謂置
私宅土地祠寅賓館典史署收糧所左右胥吏棲息辦事之
地以及馬苑園圃皆取資於是夫修公祠州同署三百六十
金也而可以辦是乎哉於是令鳳臺者非假館緡紳之
棲止寺觀之內以纍纍若若奉



天子命來長茲邑者而停車無所曾緇衣黃冠之不若也
哀矣士子冬臘月十六日予且入新署視事見其堂宇
翬觀其廊廡竹苞松茂東有存心之堂西有休沐之廡
巖窟舍齋厨藩澗隸人牧圉之所棲班號監庾之所止
十餘楹攸芋攸躋升此以聽事僅足稱旣安是且媿是焉
何因而得此曰紳士所成也問紳士何以成此曰以此易
公祠建 關侯廟也問侯廟何以建曰自府署移置佟公廟
也太守許公與諸紳士合謀以侯廟在府署未便故移建於
祠所祠卽前議改造縣署者也諸紳士建廟而置民屋爲
署而易之民屋者今之縣署也然則無侯廟何以有縣署
曰曰廟與署相爲終始也且其中之委曲多矣侯廟之建費
巨太百五十七兩自二月始至五月而工竣縣署之設買民
屋五百兩費至二十七百四兩 三兩修葺費一千一百十二兩
自八月始至十一月而工竣計縣署之屋舍及典史之居共
二百一十間外馬廄九間監獄十六間此豈佟公祠州同署
之腐棟朽楹零甃敗礫之所能改造者哉計縣署之費屋值
零雜共三千六百一十二兩此豈三百六十金所能畢事者
哉苟但循舊議則廉者苦於囊橐之空而不能舉卽貪者亦
熬爲長子孫計而不肯舉鳳臺將終無署矣乃今之上棟下
宇諸紳士之力也皆太守公之德也今之升堂下階諸紳士
之扶掖也皆太守公之携持也公以海陽名進士來署蓬澤
不以代庖爲五日京兆計振起斯文杜絕苞苴期年以來風
移俗易先是牧解州時老瓜賊案卷宗累積頓年不清承審
者屢易而終不能理我公移又各省終日訊鞠鉤距務屬實

情有十餘年誣服之囚一旦脫身歸里十餘年漏網之鱗一
且駢首街衢遐邇稱快到處頌神君焉其署篆絳州時有狐
狐魅人妻其夫控告至州公卽移牒城隍神而妖狐就戮矣
此二州之民所共見共聞津津齒頰者公性豪俠好義振窮
拔苦以故士不遠千里皆歸之及至澤下車而百廢具舉縣
署且兼以告成徵公則鳳臺之爲令者朝西暮東迄無寧宇
何以坐官府出政令乎又將於何時得宴息之所乎余親沐
公恩得有居處行將告休歸老於環堵之室嗣至諸君子溢
止斯庭烏可忘厥自哉用勒石堂後俾後來諸君知紳士之
慕義若是其摯而太守公之才之德且若是之周且渥也於
是乎記董工者孝廉孔興鈞明經呂從誨太學生張驥題文
正李德謙毛廣業茂才董瑛 董敏任宜環王漢林獻星而
職生而入置家事於不問者 刑二年許然後廟與君俱成其
始事之時余尙未履任壬子五月方視事歲終移署內觀見
其經理典史署風雨弗蔽而後知其勞動也其捐金數員其
廟碑雍正十年冬昆明羅著藻撰

高平重修河堤記

牛道遠

冀土郡邑多山環水泡而韓山丹水則高平冠帶也丹水源
於鳩山邑西北達東南暑雨暴漲涯涘間屢駭震蕩通邑皆
然按邑禹貢爲畿輔支邑秦漢數更置至北齊移治高平始
肇今名然莫攻池隍何地宋開寶六年邑侯咸弼楊公始相
地脉建城金峯七佛間爲金蓮飲水形而北東面適當丹水
西折而東之衝沿北築河堤防水溢時蓄時修其來舊矣迨
誌順治十一年邑侯范公暨邑評李少司馬協憂河堤完固

石堤立河神廟爲鎮迄康熙丁巳六月大水滄滄無辜千尺
雷响電激沸騰神廟蕩沒沉溺百餘人東廩民舍漂傾遇半
而向所謂完固之石堤不復完矣顧後邑豐稔不常蒞治者
亦日不暇給河堤因循漫滅垂五十年不治迨今雍正元年
甘父母蒞茲土登城北顧睥河逼城不里許謂某等日是苟
無堤堰以捍河滸恐終爲城患奈何因遍輸紳衿衆庶以復
堤事而衆躍然與曰甘父母持鶴琴之介節著蒲鞭之和正
治行優異豈久棲枳棘者猶戚戚爲邑城憂不虞吾儕土著
可殫此甚盛乎于是爭先輸納人負車輓不兩月醵粟山積
以助河工甘父母悅甚亟進某等告以萬衆之好義復堤之
旨督乃典矜築權用度計尋丈審高卑定修短雇役賃車糶
粟備器職要職詳期不愆不惰以終厥功某等承命竭方旋
登耳者歷八閱月乃告竣計嘗水衝築石堤長六百尺高一
十八尺計用銀米與里甲蠲輸之數適符功已建亭堤上豈
石礪以誌侯之德於不朽曰河屆暑雨輒逞威神激輪迴軸
撼我城堊維侯愷悌憫茲民人雖非大戾水不妄侵有備無患
乃獲高枕修築論衆衆志欣欣感侯之素撫字勞心感侯之
橫斷獄平允鷄犬不驚萬耦千耘士誦商遂樂業安羣茲捍
河滸祗爲邑補踴躍蠲輸子趨慈母畚鍤紛興時勤慰撫土
紳石堅滿溢莫侮用捍金城神人安堵財力衆擎實伊侯功
主民私應實依侯成韓山峻峻丹水滢滢佩侯大德與共時
行若帶若殲毋潰毋崩爰鐫文石千載斯銘

重修城隍廟碑記

康祀之廢興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郡邑之必廟祀城隍
取舊矣沁邑廟在治東偏前之興廢莫攷至明嘉靖時石樓
先生修之國初修之康熙丙寅耆老樊立初等又修之蓋其
修也非不丹楹刻桷竣宇高墉及其廢也頽垣敗瓦草屮荒
烟不可復識蓋自有沁邑以來茲廟不知幾廢幾興矣歲之
丁未前令錢君元台者復因故址集紳矜耆老僉謀重建於
是捐金募衆舉向之毀之缺者補之廢之朽者易之兩廡之
垂傾者振之環堵之就圯者築之削之前後窪下之地培而
高之亦嚴嚴乎規模之既就矣會以事去繼此而令者吳君
翺許田君欣踵續其事而緒猶未竟余初至治謁廟下見殿
庭亦且黝聖廟舍亦且高敞但其中尙有缺畧者詢之社首
咸言事在垂成余曰此猶爲山始少一簣矣曷不勉而完之
且曰是役也工巨用煩所費數百拾餘金蓋其事者生員李
知爾鄭給宣耆老趙廷獻趙廷相王有年陸揚學李廷相吏
員李廷齡或總理於前或協贊於後或監督於其間羣策羣
力釐然並舉獨是余因之有感矣蓋郡邑之必廟祀城隍而
茲廟之在沁者前而建者有人後而修者有人難以錢君之
慷慨奮舉猶必四易官八易載而後成所謂人事以補天時
之缺者是耶非耶爲語後之人因是役而踵其事而增其舉
勿使興之復爲廢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續修陵川縣志序

林學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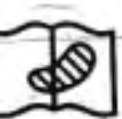
陵川古沁氏縣隋大業初析置陵川東有馬武天柱之雄奇
西有棲鳳龍門之幽勝錦屏在其南熊耳峙其北美水流



此地羣峯壁立萬仞瀟水瀟水三面環流從太行蜿蜒而下
亦都會也余於雍正十一年初膺

簡命調補茲邑見山川之明秀知賢詰之誕生羣民風之養
淳知唐魏之遺俗因素邑志於掌故氏得康熙間瑛那孫公
必振重修本城圖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所遺
者天下之事志所述者一郡一邑之事由一郡一邑而推之
天下廣有或異志卽史之權輿與昔袁山松撰晉史有五難
初知編述史貴三長必才學識兼而後稱良史蓋稱侯斯
以作史須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能之矣
志由人物必得源源竟委遠稽近考極其屬志
必必編述因封域津滌泉源極其精詳使人一閱卷而瞭然
言東今慶邑之山川非復昔之山川會何以地靈人傑
蔥蔥今何以靈奇閎饒也今之人吏非復昔之人吏會
魁傑輝聯今何以科名不振也今之戶賦稅非復昔之戶
賦稅昔何以俗儉民勤風恬物阜今何以產土賦在登
穀殊也今之城郭宮室井閭波澤非復昔之城郭宮室井閭
波澤昔何以積壤相錯安土樂郊今何以離居散處洞淵土
荒也此無他故由爲官師者不知所以富之教之不知所以
休養而調護之母或乎害日多而利日少欲斯民之有德
其何日之與有方今

聖天子嘉意作人軫念民艱每切已饑已溺之念尤
民官必以官方吏治爲訓飭往往有無方之用不



東思非華野查負山惟以家當肝膈之害與民酬酢施濟
聖訓設義堂行福利戒輕生月課季試痛盜賄博至於堂廟
無時不戶庭者滿無不分肌析理庸切屬付而告誠之不取
德廉和說差于妻者雖微而向陽之心同於拱把淵溪雖
而朝宗之願亦等巨流聞孫公之志推孫公之心其體國經
事要不出正人心厚風俗蓋兩者修改立事之實學進賢入
之志亦為上為德為不為民列之方冊不惟文章徵之事官承
為禮與志如是然無憾矣今者澤州既升為府山川人物第
昔而平靈毓秀非昔矣戶口賦役猶昔而省征薄飲非昔矣
無窮富室非昔而積穀澤猶昔而勢未殺教養者惡殊矣夫道
者一新一而舊其時也是則余之責也夫昔後將家生焉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禮著

箴銘序贊文之餘情而以小見大者也統謂之文原無庸
別為一卷惟是載文之冊已重因比蓋新錄之節略記
若及叢祠碑版可觀其始末成策其存傳不至遺及故紙
一任雲烟之逝也

拜度遠將

後漢 禮 編

臣龜蒙恩累世 考 大之用 饒 邊塞之庭 瓌
駭不返薦享孤 以 責 萬分也 至臣項 駕 無
鈔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 祭 兼 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
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
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禘今

還喬勝際相望皆莫厭居中條發於蒲企於良傑出而爲大
行則天壤不得不冠冕嵩華爭効日觀也其北川經會流壘
尊農禔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爲靈非惟利物
以滋屬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東向顯豁直亘大川端門
闢正延旭日豈西方之書所謂震且者此其證乎綽楹層
金鑿泉壑相激梵馨馥香禽猿亦知肅敬眞聖賢遊筵
宜也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若過其中用之則若通
於外蓋克固其源乃能動而必濟也今禪宿洪咨長老俗姓
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契其大旨頌而不撓簡而必局始
自清涼歷覽至是山乃創林棲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
首資葺構遠近遠俗莫不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揆善因題記
亦備贊揚則密公之道益光矣凡製經樓齋堂共一百餘間

又示羅漢泓峻之智以漸化服漸有日樂方丈敷演上乘自
江漢北渡以至魏晉之交其俗堅悍難化今則悉爲佛人矣
且善教童儒者雖指隨其書而必以意返復曉諭當自釋然
若編簡積於前答捷駭於側彼將窺匿之不暇孰有悅而
命其律刑書也經誥誓也禪乃誇勸之宗先闢其性而后人
入者耳故其道主意其可主博不可廢也嘗念畜役之外以
逸情謙雖發發不覺其苦於受制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
逸免而方寸之內不覺其苦於受制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
隱此論陷死生之域繙說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三
世之尊夷山幹海之祖親授振其錘鉞長老繼作磨昏扶積
則彼講次以自攻者雖焦爛而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俟其
居承爲一方檀施之會且俾其人福慧倍殖然則密公之績

焉可拂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悉其門人惠依惠海之請也直紀所行惟以滯畧爲愧云

陽城縣龍泉禪院記後序

後周 王獻可

大周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勦業從諫諍送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典禮樂而敷文德考謀詢事進草澤而納芻蕘糾繆繩愆退不肖而黜邪穢鑿綱旣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疾宸衷慮寬俗而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改九州四野之中設像棲真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編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惑雲構且王言間出有司無私抑之心佛法豈乎隆替之有兩乎亦所謂三首輪勸贊修堅確一土地幽贊因緣幸會者矣况是院氣壓群山勢吞百谷臺殿一架日松檜雲巖翠樹之虛名得清涼之勝態徵其始而考其終更而無窮必冀永燠釋門用基宏構恐墜盛靈錄貞淑俟傳于不朽者耳顯德三年歲次丙辰九月庚寅朔七日丙申記

折山謝雨文

宋 許奉世

魏大觀四年歲次庚寅七月戊戌朔越十一日戊申奉天
天憲發遣河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雲騎尉賜紫金魚袋
臣王桓謹差宣德郎權通判澤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
農事借緝臣許奉世敢昭謝於湯王惟王不殖貨利不運
色天錫智勇克君萬邦德施三代澤流罔極顧瞻析城隳
遺迹四隩嚮往高山仰止方夏長養晉疆愆亢風戒郡

政號辭惟王千載其遠答應如響農田膏潤良苗嘉秀
異慶爲國土瑞敢修故常祗報殊貺

海會寺新篁記

黃 康

地產之美世人詭以爲奇反之乃所以爲不祥青州之紫藤
景河陽之水晶石榴福州陳家荔子咸陽元家水梨伏道艾
日注茶其類不一尤聞此數者流害滋甚蓋其生也有根有
求之者無窮一遇勢力取不滿意則刑禍隨之其爲不祥也
莫大焉昔人舊不種竹每見畫本則相與嗟訝如珊瑚玉樹
之比澤州海會院幽自 中則移根布于門之四旁輒蕃衍蔓
千百竿于是好事者試 嘗焉未幾蠶者割之笑不能隨
以成竹管者伐之竹不能留本以養筍濯濯憔悴而來者不
止佛家重于蓮衆顧之不敢惜也予適因行將邂逅解
依筍稍及墮文簿滿地主僧迎門憂見予色予竊有感者
廢遺之又以吾人無窮之求者

五代史死節傳

陽 修

晉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
之士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瞻作死節傳裴約者潞州之牙
將也莊宗以字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
昭卒其子繼紹以率諸叛降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
故使二十餘年兄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即君
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
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
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紹叛降梁頗有憂色及
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紹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議獲復爲
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靈泉寺萬松亭記

金楊廷秀

澤山無松栢非土地所宜也陽城之西四十里有大聚落日
劉村西山之水會而成川居民臨流而爲屋蘆水之南有山
曰卧虎蓋取山形之似也中有古阿蘭若頽垣敗殿耐辱之
碑幸而存焉山上鬱蒼蒼不知其何人之所植也歲蕃月
滋彌滿崑谷幢而直蓋而作霜秀而榮晝枯而枿者不可勝
數山之下有泉一眼泓澄其色味上妙泉之四旁無毒物
蓋浸潤之所致也世號曰靈泉寺亦以此而名焉虎峯居士
楊廷秀與山主惠濟上人登萬松亭豁然跌坐猶魚之相忘
于江湖也已而東岡曰上風樹根觸清冷之音非世間有是
士懷然悟曰此蒼髯禪師爲予說法也讚歎歡喜踴躍而退
山主謂居士曰昔山谷道人題萬松亭以伽陀六言遺太平
老今居士以棒頭醒半偈不捨老僧他日如何舉揚也幸
甚忍語聞我迷雲居士曰山谷伽陀已落第二我今作偈寄
上霜色卽非色聲卽非聲聲色旣泯得真解脫宜以此偈
刻石亭上使伶仃衲僧過而見之必掛起鉢囊拗折拄杖盤
漁法會當與居士深雪此段口業也

重修太清觀記

李俊民

按縣圖經境內廟有四寺有八觀獨一焉頃者北臺孫仲遠
以提點南都上清宮告歸許以本處泰嶽廟爲觀餘無聞焉
今之觀厥初元辰殿也大定乙酉勅賜太清觀爲額任持師
李法遵所致也其地負城而高乾之維也距縣宇三百七十五

步而近其方面圍周二百五十步而蹙自西關王成教廟
上地後稍綽裕闢之爲三清殿沁水靈虛觀道士馬悟元
緣冶坊民程卜督役斤斧未休而師及悟元相繼卽冥主觀
李洞雲慮陸先業率其徒善言善能善淵聚力成之時十一
年辛卯也茲朝真之位也巍然而其南十三年癸巳並立
西殿再闢而畢茲禮方之所也肅然翼其旁庚子接空界
四聖閣高百尺威鎮元門尊所瞻也癸卯鼓大冶鑄九乳
重萬筋發揚洪音警所聽也師之所舉豈徒然哉丁未管內
舉威儀師赴州十年乃還續加崇修峻醮壇藏法堂潔齋
列雲房一切區處悉如心畫事半功倍人皆愛之貞祐兵
幸免其災似有鬼神守護惟其閣風雨所搖爲頭東南飛簷
墮墜危石就側宰縣延陵珍務工正之無遺恨矣閣之前
地福隘出入路窘枉步而東延陵珍務同前縣令郭福憚其委
曲于正南劔開衙道前通官街奈居民王漢所買廢宅遺址
梗其間漢慨然將地基所有奉施以成其美以廣其域不背
勳矣自是其基大其事新撥攘之際幾壞而反成之幸中之
幸也卒其功者羽衣楊善應敬之也洞雲敬之授業之師也
法運敬之授業師之師也歷三世而觀乃成一日敬之以折
簡抵余欲紀實以光其師祖請直書管建始末以文之石意
則誠矣而聖膺炙人口爲古今美談與前人比不亦過乎如
敬之學之精識之明道之高自謂鐵中錚錚者復何過謙况
經事嘗以實奚取乎文余不敢違所請特書其始末而直書
俟其能者然始末之跡所紀簡牘亂離間爲他人有賴事
天翼購所失以還質而書之

碧落寺磨崖碑記

金澤州刺史 許文仁

澤以巖邑冠太行之顛地勢窪而平自外而望其中巖壑
灌木隱蔽於崖谷之下不知其有郭郭也由中而望其外
重岡疊阜環合於坳坳之上不知其有阡陌也州西有五門
道諸縣達晉絳自此第一門碧落寺也距城十餘里間西且
澗平路轉曲阿絕澗緣北崖而西步益高地益狹幽
深闊遠人意稍變殿閣北依山而起廊廡南邊澗而列傑然
而雲湧翼然而暈飛闔檻之外有地數尺僅能通輿馬下瞰
深谷全石爲底清泉激烈自西山來南則崇崖橫起如屏氣
勢與北山相高南北上下杉松栝柏雜衆木爲一深青淺碧
與夫雕簷畫棟相錯於煙光日影之間微風時至琴瑟澎湃
與泉聲不相辨使人蕭然有塵外之思真入佛界不知其在
人境也昔晉景帝朝魏時長平侯嘗登此山以司馬名

焉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韓王緒子訓誼謨譔爲妣妃祈福
因石壁刻彌勒像磨崖碑其事于側作屋宇佛龕之上乃寺
之經始也至後周廣順間有僧普龍者自臺山來愛其泉石
作終焉之計自爾象設日修徒衆日廣迄宋治平而以平紀
場院頽歲月茲久土木漸腐敗丹青益故時山之曰點派者
修二梵之福以增葺自任直彌勒殿翔溪堂又稍西築山堂
制殿之一取溪山之資東西相瀝焉深一日躡門而登于山
室成教講文爲記因以爲之爲主故老檢閱書傳
之說謂文體亦當時宏麗者猶陳匡王之僞必黃公之書不
書其名以在疾耳此唐李漢之語也誤少以文章見知其文
有倫序視息之詞必公自作無疑自古鍾鼎器物等銘皆不

自名澤碑亦不自名豈在疾耶又云詞翰出公手雙美孰可
當此宋胡俛記與詩也絳州龍興宮自碧落尊像篆文刻其
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
公譔書未知孰是此歐陽文忠公集古之語也譔爲妣妃作
天尊於絳彌勒於澤各文之以碑詞異篆同其書襍大小篆
鍾鼎之款鑄石室之所藏與夫石鼓詛楚繹山等刻囊括殆
盡寫以玉箸法精深奧隱夢得記之爲嘉話李潛睹之而心
憐絳有開元中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考其年紀與黃尚近
李漢爲州長史不實此說謂必黃公自書胡俛謂漢之言然
無所按據安知非惟玉也澤碑在荒山深谷好事者以爲難
持之觀亦莫辨其爲何等語郡儒劉羲叟仲更有名當世
重其碑恨未通職會歐陽公奏爲編修唐書官乃携楮木之
局因景文宋公子京碎能書通印簡所讀碑等守宋遂逸命
其從好敏求隸書刻石府濟世人由是判然此澤之名儒程
重之第也李漢信其書而不信其文程重信其文而不信其
書風公無所主名素未見澤州碑時語也嘗試論之二碑相
去十三年人生存歿離合豈黃公自作文須前碑之
意以胡俛之說爲近當求陳惟玉石誌爲證絳州定爲碧落
澤州碑當爲彌勒如隨其像爲得其實韓王唐高祖子元嘉
妣妃房氏文昭公元齡之女也求者有能繼深之功則道場
當與此山相終深誠實人也余故書爲之書明昌五年閏十
月三十日臣蘇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記并書

澤州政石山福嚴禪院記

楊庭秀

澤州政石山青蓮寺河東之勝槩也余爲兒童時聞之藝溪

蓋華之與澤相去不遠故也秦和壬戌冬暮余由右司憲補
河間之獻乙丑夏五月自獻移澤私心喜曰澤佳郡也又與
余鄉近向之所聞青蓮寺者余得而游焉澤之俗儉而純喜
儒學比他州爲易治不踰月事理訟息孟秋余驛至碣石山
王僧寶賢逝之硤路險而下舍騎而步峰巒回合窮而復通
杖節轉側于亂石之間路益狹山益高行三里許雙峰巋然
若門山之陰有二古篆字曰碣石余謂寶賢曰此碣石山乎
賢聞笑師珍唯識言碣石山蓋取兩山夾路之義也山陰之
刻不知誰氏峰之北有嶽巖巖下有池深丈餘廣倍之巖之
與有辨高深不能測夏秋暴雨中若雷鳴須臾池水滿寺
僧飲食之費歲仰給焉峰之西南孤峰擗然高數丈巖頂平
若砥縱廣十餘尺此遠公擲筆臺也臺之西八十步有石曰
彌勒臺往時彌勒化現其上臺之北有石壁如環塔然壁
之上亂竄向背草樹叢翠南望瑤山下岷丹水屏障橫列水
墨參然卽青蓮上方也劉軻謂似廬山黃石巖者此也臺之
南面折行二百步古青蓮寺寺額咸通八年所賜也寺之東
五里古藏陰寺卽北齊曇始禪師之所建也祖師慧寂器識
宏偉風神爽澈曇始見而度之日子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
乃禮焉師旣冠遊學鄴都居禪十餘年博涉經論無不該貫
乃爲學侶卜藏陰寺之西丹谷築室而居焉二演大乘教朝
又不遠遠近皈依於是建大阿蘭若卽青蓮寺之權輿也承
元二年周武帝集沙門于殿庭宣廢佛教意衆皆喑默帝五
問師五對抗聲厲色不爲之屈教之不廢師力居多師退隱
青蓮造華嚴地持等經疏一夕夢登須彌山頂瞻禮卧佛像

覺謂其徒曰吾著述有益感此靈微不敢多讓遂遊紛入杏
結菴孤峰下製涅槃經疏疏成擲其筆曰若孫義契理筆當
駐虛空中靈應果然道俗稱慶師示寂後遺清室亂法席久
虛太和初有惠情禪師自并汾來少習莊易晚學天台止觀
見遠公遺跡歎曰忍使聖賢依棲之地反為墟落乃闢蔚營
莊棟宇以空假中通之教開剔瞽盲是以苾芻之流多依附
焉繼有元依法師駐錫上方開平二年邑民程行立施山前
田二十頃以充禪悅之須逮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福壽院
崇寧間鑿鑿禪師繼主其教以其寺基久遠歲壞月累雖補
塽直漏不勝其弊乃刻意規畫度越前輩鑿東屋陲西湖培
薄增卑以廣寺址山是供佛有殿講佛有堂構寶藏以貯聖
經敞雲房以栖法侶資寮香積法鼓齋魚煥然大傳大定初

福裕惠珍二法師嗣之福裕補弊易陋內主寺事惠珍持戒

陳慧外闡元風自遠公而來幾七百餘歲寺存藏經五千卷

以為悟人之階有山田二千畝以給齋粥之費僧不出戶庭

坐以辨道此皆燈燈相續之力也寶賢騰老師宿德之慶弗

暨弗耕而服而食遠離火宅之苦安受福田之樂而不知所

謝能無愧乎此寺經幾廢典尚無刻識可考俾開山之遠勝

味而不彰難述弗嗣之責矣碑石集之久矣近年燈寺無言

安仁子靜仲學請之皆一時之文士也法堂未虛不壞以

文為請資曰今羈鞅海會濁色圓滿公盡為我記之余謂賢

曰昔歐陽文忠公赴夷陵舟次潯陽舟賈李遷磐石載垂舟

公問其故曰遷修訖湘潭縣藥師院殿欲歸而記其始造歲

月也視其色若欲待公記而不敢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

月也視其色若欲待公記而不敢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

屠碧琬琰待余之文奈何辭為噫嘻天壤之間半山水濛濛
 而流蕩巖而峯者如塵沙著赫赫之名者無幾皆自古晉魏
 賢依樓而潤道之然後能輝映於後世歟石去州治遠懸崖
 列經撐拄於呀於無人之境然一經遠公盤桓使春鹿巖南
 虎狼窟宅而化為莊嚴寶坊豈不偉歟余景仰古聖靈跡又
 喜寶賢不忘先師之言故余擬賢之說校以僧史而為之記
 泰和乙丑十一月晦日

海會寺重修法堂記

蘇 繼

蓋聞作善今世者貴得其門修福來生者必知其路必歸依
 于釋教庶不失其本心昔者時當訖錄于蒼姬佛始顯于天
 地心淨行善識妙道真羅化自彼西方流風及茲東土門開
 八聖人深造于聖門道謝四流誘眾咸趨于大道世探沉
 淪之苦法為舟筏而施凡曰有生普被兼濟能事畢矣勝果

成矣囑雖壽于無量權乃息于無機于是脫屣于金沙池

樹衣于娑羅樹上患身染塵劫故自歸于涅槃知名籍天宮

復往生于兜率其質雖盡其聖彌新然後畫像並出丁多方

寶刹森列于四海况此梵王宮宇面于金谷巖巒映門之修

竹萬竿青遶院之茂林千蓋綠緣有寒泉湧出勝地磨巖堅

石室成曲池迴砌靈源吐作嬰珠之顆迎風翻浪激為琉璃

之盞分派則走碧以橫門激石則成喧而盈耳故題其額曰

海會禪院茲實古有之精舍最經年深者舊堂壞壁暗其丹

青踈簷摧以風雨既卑且隘欲倒而傾其或崇建道場欲作

佛事齋席雖設延眾實難使十方香火之人一會蓮社之

或露坐于他所或並立以差肩解空說法者烏可徧授于

人回心向善者不能諦聽于經教大定十年有住持僧祐全
上人發洪誓願不憚勤勞輒毀故以更新特易小而成大廣
其制度增其基址重修法堂五間更于次下初建法堂五間
西挾院子屋六間又于正殿後重葺厨屋前後共十間庫屋
五間僧堂五間棟梁採于他山躬逾絕險柱石取于深谷身
履臨危人感異而借力相先工競能而施巧不緩樂事者衆
不日而成高低之麗構爭新上下之層臺巖翠朱簷飛霞射
曉日而紅照紅青瓦連空凝暮雲而碧生碧畫宏宣其法教
開後學之志芻祐公上人者下佛村人氏俗姓馬法名宗祐
字吉老夏臘六十有二歲自幼年受業本院從當日立事空
門經論通明器識宏遠其所修建無不壯麗費用約及于萬
貫幹辦祇自于一身推其功豈小補哉較其美是難能也余
因暇日問禪是字公語此苦心竭力之事深嘉其義爲之說

壽巖曰

事業興廢皆由其人能立事者才智出倫祐公自幼不學俗
塵修佛弟子心懷至仁精舍有藿孰更以新公奮厥志不
苦辛建立堂宇服勞一身聖賢洞感必饗而親紀茲功德昭
示千春冀爾來哲相繼善因

重修陽臺萬壽宮記

正大四年

李俊民

王屋山在底柱新城之東仙家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
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宮又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
遊隆隆然而起似近而遠欲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入仙洞
也宋向二百步許溢太乙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爲九鼎
金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虛吸元氣與山

深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擗勢仰而遠俯如竦如懸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峰也亂峰之間遠而深幽而往竊窺而入延袤而上者紫微谿也樹林叢翳虎豹却走宮殿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蹊仙人橋欵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關猶咫尺爾時天容諸天靈派現於每歲朝山之會宣其爲洞天冠也唐中巖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並御著額壁畫神仙龍鶴雲氣升降符籙節羽儀金綵輝光滿宇遣監齋葺元神齋圖畫事迹奏闕時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元祖之教由此而振山林學者皆至無上道以不退持

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而莫不

自夏禹後遂止余不

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歲之陽臺之成也在司馬鍊師藏丹寶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年己亥也下值大金真祐二年庚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燹而毀收觀曰宮隨世沿革崇其名爾嗚呼玉笈秘文流運道氣猶有升沉之時况巍峩華構豈無成壞累代重規一旦焦土草木色斂煙霞氣浩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正大四年丁亥林川王志佑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慨然有動於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以起廢爲事宏大殿堂修置廊廡復靈官之位列齋厨以次接遇則有賓館延納則有道院其用儉其功速廢始於咸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興疑有數存焉先生幼業儒術長慕元理年高行積境

休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樓神于三日與余邂逅於山前
頗得其所長葢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教而愿厲而溫味者于
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鈞後
長愁海上之鰲子晉歸時難駐雲間之鶴大金已亥歲三月
二十一日登真于崑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正曰
群曰元曰忠曰溫索余文其碑故樂書之以示來者云

重修真澤二仙祠傳

趙安時

竊聞一氣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次曰上
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太清神寶仙君
說洞元十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接引通方隨在顯化則
仙聖之道其來尚矣厥後天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
上元夫人傅玉笈金書凡十二事有云阿環受書以來凡傳
六廿八則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行滿功
成方能飛昇金闕游晏玉京真澤二仙顯聖跡於上黨郡
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團祠出紫氣團團
如蓋故謂之紫團姓樂氏父諱山寶母楊氏誕二女長同釋
迦下降月日次同太子游門時數生俱類異不類凡庶靜默
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警悟有
識知其仙流道侶繼母李氏酷虐害如單衣跣足冬使採葑
泣漉浸土化生苦苴共得一筐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
與還種無得畏母墜楚踏地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正娘
騰舉次降黃龍大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以鸞鳳寶
冠繡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馥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
仙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許貞元元年六月

野見之驚嘆瞻顧遠邇聞之駭異歎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廟
 豈此夫為雲巫山凌波洛浦雨地金舜於湘川三女解佩於
 交甫雖姮娥月奔弄玉鳳羣皆不足以儼遐蹤而躡高步也
 遂於南山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鎌樹豈
 君聖之聖字了了可觀自後赫靈顯聖興雲致雨凡有威求
 應而不拒亢旱者祈之應見山頂雲起甘霖必淫疾病者禱
 之立觀紙上藥雲沉痾必愈求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
 歸正之女苟至誠以懇祝必隨心而俾予至宋崇寧間曾顯
 靈於邊戍西夏弗靖久屯軍旅關於糧食轉輸艱阻忽二女
 人驚救度錢無多募者令廢飯飯羹雖小不竭所取軍資
 欣躍二仙遭遇驗實師司經畧奏奉於時取旨絲綸褒譽遂
 加封神惠冲淑真人廟號真澤歲時皆為奉祀勸助

至今猶存正所謂載在祀典有功於國與民者也先是百餘
 前陵川縣嶺西莊張志母親秦氏因浣衣於東南澗見二女
 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至澗南弗見夜見夢曰汝前所親紅
 衣者乃我姊妹二仙也汝家立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
 秦氏因與子志創建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
 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孫眷屬
 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皇統二年四月
 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
 雨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喻
 其意者乃託女巫而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竟
 蕪不堪今觀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邑東可
 廣我舊廟而居之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抵新真寺

岡巒坡陀小頓大起屈曲奔騰有龍蟠鳳翥之勢因茲宏構
百株今并小松百千株矣其廟之東溪石壁有甘泉永流
玉瀝珠環張然若鳴琴環佩之聲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
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靈水秀草木蒼鬱真神仙所居之
勝境也張志于權輿于姪舉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
肯堂乃率論鄉鄰增修潤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之子舉與
姪愿等從而肯構之光始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隣邑於時
神赫歔靈處處明語述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金帛有願施
功力者無有遠近咸雲奔而霧集不數年而廟大成重建正
大巖三間挾殿六間前大殿三間兩重簷統洗樓二座三瀆
水三間九間五道安樂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十餘間奉
之堂兄閣獨斷後殿塑像等弟格等重甃瓦前殿其諸廊廡
壯偉盤左右神廟無有出其右者其櫺越增修之意猶未已
將見廟宇增加永于祀弗墜矣舉等屢求作文以記其實僕
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天德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
寺局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乃唐乾寧年進士張瑜所撰其
略云羣神之曲紅裳綉履係是本身方信昔年張權祖母所
見服純紅衣者乃真容也其碑文又云歲儉求之即豐時早
禱之即雨違之者災瀾交至願之者恩福俱興蓋知神之靈
應福善禍淫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既仙之後葬父母之五
流惜乎先傳遺史遺述而不載本廟古碑又多散亡其本國
略見於唐之墨碑故并序於後

最樂堂銘

為記好問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數歷中外餘三十
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
笑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于公
是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
三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曰樂外有終樂
內莫窮惟樂焉有內外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
王和與融涵浸薰融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醴
醴癘湯敷鐘聞聰誠有驚驚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
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瓦門題
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于
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方乎

鳩水集

元好問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
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于厚于宋
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
雖出于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
然自足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
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
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
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
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
州路倅祐之父于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
積文動爲有用之學之二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願豈虛者乎

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播遷之
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
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
願所遭何如耳惟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
穢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好問引

唐故將仕郎李亮墓志銘

闕名

公諱亮字闕思其先隴西人也元元皇帝之後裔漢大將軍
之孕緒原夫列相秦庭集金人之壯采稱君蜀道光玉壘之
英躔或龜冊呈文擅芳聲於交趾或龍門啓譽泛仙槎於洛
川並見重當時明諸史錄况宗連上路望接雲枝闕之
名流諒九州之上族祖興朝散大夫趙州平棘縣令闕是
朝上柱國並武略七德文茂九功孝自生知忠氣天

製五城之錦宜萬里之邊公幼承庭訓達禮通詩遵習

修常恭行孝悌情欽澹泊不尚繁華隱種山泉求從散職陳
星躅月夕處窮濼米蕩榮啓之德已深劉損之壞年六十有
七終於私第夫人王氏四德彰聞早孀君子六行無釋琴瑟
登和聖子齊養詩稱舊好三周之歡未盡九原之路已歸嗣
子僕敬精心扣地泣血流襟擗踊號天杖而後起開元十四
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高平縣東北十三里之甸禮也東西故
倚五福窺其靈南北腰區闕其境鶴山旣久無憂丁令
之歌丹壑罔移不記麻姑之頌其詞曰肅肅我祖發自周年
蒸忠專至追孝承天扶踈拔萃玉潤珠連五侯將相裕後光
前哀哀父母亭毒多方酬恩罔極泣血霑裳

敬慎堂記略

府署

白處善

先是罷解之制戟門外迫於民居騶從往來必矩折疑蓋委
巷而南出始得與通衢會壬午歲典郡者惡其壅蔽不足以
廣視聽也遂以闢田之在官者與居民兩易而闢之由是南
北弦直自通衢以達於廳事中外洞然始二百餘舉武則足
以稱夫單驪府寺之嚴矣越二年傅公汝楫至以廳事背卽
爲蓬藿之場外殿中踈本末靡稱正猶人之邑屬內存實君
子之所惡且承宣有所而退思無地張而不弛於義非宜增
剗之謀寔基於此於是取大雅抑之二章所云訇謨遠猷正
威儀以爲民則三扁其頰曰敬慎云至正八年四月望日立

送郝季常序

劉因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
爲自立而少異于衆人則皆得因緣憑藉以立事功苟爲不
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子其
兄更未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
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
聖澤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
于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余授詩書又知其爲有青者今其
將爲州子讓也雖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以告之子
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
易與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

默齋銘

明宋濂

慶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
廬太行之巔題曰默齋其友湯子方爲之請銘銘曰吳穹上

運元牖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成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樞機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雖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歸之于一然而已然苟無誠懇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巫魯其美後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艾外若雁鄒而功茂績偉是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弊於市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行未仕身賈賤以自修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再修長平驛記

郭定

高平乃古長平地北抗朔漠南通大河東拱畿輔西連關陝延袤百里介澤潞間爲古冀之襟帶爲西淮之咽喉誠重鎮也去縣北三十里爲驛而驛之名則長平也及太祖高皇帝驛蹕舍於此地尤爲要衝晉王殿下徑來經行魏澹睿藻於師使而少留於昔而廩餼車騎亦多撤去驛至今所以亦漸致凋散盡成瓦礫代容城平公嘗一葺之邇來頽圯益甚方治壬子邑侯東萊毛公蒞事之明年侯以通敏之才廉潔之操並平民和乃大整墮廢於是復葺焉傾欹者正之覆壓者易之凋落者采繪之踈漏者墜墁之輪焉與馬燦然一新過客無萬里之憂吏卒無信宿之擾工役則因居民之有職

於官者易而用之材物則因羣小之有干於里者貸而輸之
所以民不知役而工告成矣董其事者老人馮瑄而贊襄之
者驛丞馮質也聞故老相傳驛舍皆左丞賈魯故第賈在勝
國由進士任御史大夫時黃河決大爲西南害丞相脫脫用
賈計修復故道以功拜左丞當時爲之語曰賈魯修黃河恩
深德厚多萬年千秋後恩在然則賈魯之功亦偉矣賈子七
其孫曰賈五舍者太祖皇帝五年而下集鄉兵拒敵死之家
屬悉置婦孺建驛日因撤其故第之材克爲故驛舍之壯麗
者皆賈第材也賈子雖以不服死在於所事則忠且義矣賈
父子死矣而故第驛舍矣人知賈第之侈而不知賈之功可
以居之人知賈第之毀而不知其子之忠義足以當之晉王
不然而何褒之過也賈之功固難能而其子之忠義亦未易得
其事皆不傳者以其敗耳嗚呼可以成敗論人物哉茲因驛
舍之復特表出之以爲來者告是爲記宏治六年泣石

高平演武亭記

劉虞夔

遼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瀕丹潞兩集山濤嘗衝秋蓋防岸崩
圯殆爲水伯漚浸邑劉侯振而新之聲澤虞之材伏山匠之
石鳩陶埴之工驅千來之族稱畚畚略基量工命日增卑倍薄
撤故館新斲五楹之堂於北闕雙戟之檝於南峻牙章之麗
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闕漬以丹堊采有青藻飛葦苞茂煌
煌壯而麗矣懼師徒營於六步七步之律也繚以垣墉百堵
鱗次召其跡落踵門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簡閱荷盾矛者立
於旁披介冑者馳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脩虎豹之勢雄峙

山隅且轉徙之煩匪憂於鄉呀呷之聲無號於市降婁懸而
以紀今天子堯仁神
光焉道化翔洽於海壖聲教漸

於於擬 齊部落款
鹿不稽首稱藩
刊觀聖明幸濡汪濊二階千舞

尚虞舜之誕敷因鼎
言適周文之祐冒鋒鏑橐弓矢放
馬歸牛不觀兵時也厥工肇興不幾于勞乎然是堂雀之豎

非膏肓之隱憂也司馬法曰天下難安忘戰必危兵不樂試
於治世治世所不諱也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爲伍兩

卒旅師軍之制秦郡制材官漢因之唐有州郡之兵宋有廂
鄉之軍 畜衆容民除戒不虞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審矣今

海內又 寧家國開暇尺籍之兵郡縣之民也苟治藏大體
圖未然專封疆者捍禦而較戮焉之士寄守令者豫輯而募

干城之夫繕營壁精器械時訓練無一不可當百者則先事
有脩盡地爲兵超距烟聚格鬪呈羅敵愾之聲震於無外自

將不戰而無敵矣是故聖人在御神武而不殺者乎夫三言
之鄙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貞守澤籍丁男三之一農隙

角射三年得勁卒二萬故昭義步射冠諸軍民到於今稱之
乃世之業官者以營建爲嫌樂因循憚改作視公家爲傳舍

聊以託宿選明棄去若侯之任勞任怨整旅建威軍容不弛
於國顧不難哉嗟夫微桑揣和謀士也憂治危明盡臣也侯

抱文事武備之猷紆外寧內憂之畧侯之謀不其爲盡臣乎
哉余歌周雅廣魯頌志侯憂國之心而冀疆圉之臣其美乃

續云爾

重修蒸樓記

宋

夫蒸樓者所以宣天道示人時澤之蒸樓在治前距城已遠
重修於國初知州事湖襄李公祥歲月浸久羣材腐爛先是
成化初按郡陳公奎慮其傾壓撤而欲新之未幾公陞去任
材積一空厥後繼理者皆弗遑及至庚子歲扶風張公文質
適始踵舊址小北而臺之餘材未備緒會今侯陸公偉入代
欲謀成終尋值歲歉還止而臺左右漸剝落觀者日望成焉
宏治改元歲稔民安公知人心所在於是計度鳩工庀徒繼
役始於儒學明倫堂次明道夫子祠最後迺及於蒸樓其仍
故完敝從今構樓於其上高四尋有奇廣五尋其煥然法
度具舉制作聽昔殆相倍楚經始於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
年春三月夫天道之運度民故之動息所關作者知其然故
因辨製器而文崇之以樓使日晷日影各得其所而盡
有示夜有警陰極子陽極午向曙入暮凡晨舍所至罔不曠
然分明非惟民之勤倦作息內外百爲準於此大至官府之
政學校之教軍伍之操歌細及行旅往來成遷之巡警興止
亦皆以節譙樓所以宣天示人如此此古人所繇作也公能
於茲復之也而其功化亦豈有窮焉以故未作也而仰其成
已成也而樂其事是雖勞且費不以爲厲况不勞不費乎於
曩此公之作所以爲賢也詎可沒其善而不爲之書耶公名
偉字仲奇世爲杭州錢塘人成化乙酉鄉進士明宏治三年
庚戌秋九月十八日立石

訓導鄭可權建蒸樓記略曰澤州界懷潞之間當南北衝據
太行挾丹沁實爲輿區今載罹兵荒民稍安集洪武戊申李

公祥來守是邦於公廨之陽地形爽塏俯臨城郭建譙樓橫
七十尺周二十丈高起四之一架屋三重鸞翔虹亘于以宣
鑼鼓之聲定旦暮之節齊七政之運行警庶民之動息豈徒
侈觀美快登臨哉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枚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
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盪言
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賦不足以飽彼且析城濛澤之
險爲賊所忌無用爲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象隳岵起如
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嶠吾土曼
方大耳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闖入其境時
使君儼有司督吾民收拾葢蔽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賊
不得入卽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饋糶法不遺再四百姓不聽

也于中秋七月賊遂以寸數萬衆趨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
子女玉帛厥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
倒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搗竿脅從者且十五
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
凡若而人直趨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
馬駁宣雲前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賊
不聽使君且以備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
者數如之上中秋稍有藉初尚竭蹶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
勉曰此二十餘年繼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散賦以充壺
漿不幸大車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澆梁漢賊或師與發未已
甌越羣賊可奈何且大將軍建蓋軍容凡幾易偏裨而下

材官蹶張各率所部莫厭厥欲未易更僕莫然繼發之
機愚聞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嚮叩
不露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
遁法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遜父
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將軍
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脚板而返
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
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墜而死暨所獲婦
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
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起夜發高都行
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
關逃伍甯聚銅鞮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警禍福以千金
從遂下焉

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盡地而治若農之有畔
也誰能左右盡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石樓
間三交坪彙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
代庖御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縷絕
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
老何以不怨年來芻糧無算丁抽兩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
感誰之義而令子來知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
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
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
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
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强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

謀民瘼良正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抱而鼓則忘其身
茲阻驕蹇無入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覩諸於繡韞以見兵
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邀其功罪無
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
尺之功而我幸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文中丞臨
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乎及年來
君孳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成於誰氏
之手軍與旣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朋及引書旁午牒
訴控總率從誰稟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
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善士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煩殆不啻百
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日一得奏膚功也
不寧惟是卒未水宿之役賦以數千僭號丸龍窟穴於茲
營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誰知之目
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
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將之一角之踞太行
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建藩之軍教然
爲其次不幸而中伏亡額中劍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吾嘗再
呼渠魁覆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
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前曰微
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光毫髮率吾王使君之
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
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
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
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臆識才智爾余曰

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瑤弁之際憂乎難以覲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几几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騰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日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河東通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永茂

張慎言

張慎言字伯敬長安人天啓中爲高都縣以行之沓瀕河以南河東暨溫軹買上黨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縮馘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皆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鵲圖之然山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重稼穡猾者仰機利博戲椎擊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益驕枯者縱貧無四民之業率釀金聚黨與擇癡富魚肉之凌轢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上黨於汾陽不得徵澤李官行部擇與分庭焉弱者雖阿就之不則執前例甚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囂於庠宗橫於下邑上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願得使君已而果報福寧太守

吾澤至之日陛下熙然爲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
致擊行以最劊刻急爲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
網疎濶大指諸特去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
之窮鄉下里皆曉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太等心
輕之及門內外奸猾日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
爲名心識賢者式其虛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
誠廉靜博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
欲陳已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鷄黍爲居其間者
德之心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邑隸州觀
低昂又之郡伯雖稱師帥諒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
率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
省詞訟葦耗羨禁麥靡課農桑積倉庾絕餽遺恤郵遞躬先
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間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爲力請常事
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置於郡者屋相比已而苦夏亟
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溫軼聞爭歲於是法何
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旣不縱奸宄然亦無
失入如張自安二十餘人寃久滯疑則方待讞比得自十二
三庚死不則罄其產使君爲曲尋其生狀爰書詳惻周至今
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逮爲白得報而後已聖以下
臧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奇乘諸庶宗之急
率出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
獲白蠲若粟諸奇而貧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
不特役使貧民皆貧宗所與貸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

貴者亦避之惟謹貧無檢押散之鄉邑爲暴無已時使君乃
監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於衢有持舊券索積逋及非身赴
者法無赦諸宗至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
是日灌聲雷動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既人人自給
而重扞罔強有力者不得竊竄宗亦以若無所關其體
急黨盡解勢遂衰止不特同自戢待以禮參以恩犯則剪爪
牙窮究其親黨使君夫豈徇而處於此豈有聲色哉然他
人效之或未能以使其宗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諺
大畧得其平耳大姓力不能恣逞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之
迨後口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旦決績
至煩枉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時無赫赫
之名及去人乃思之如人居平百骸暢適忽然忘身奢者更
復求多於造物一日一罹風露陰陽之患憶居平不可得何以
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赫
名之有哉以余觀古循吏至千古膾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
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曰德一德
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牡羴五鷄此皆今日能吏所
不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龐
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
見吏夫作守令者卽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何難
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參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乎至推
酷吏被之以千載不可灑之名乃所撻拾則又公廉不可交
以私方畧教導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艷稱者今嗤爲俗吏今
頌爲能吏尙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君旣不肯自表

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苦耕鑿之民思
甚令不遇隨陳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諸貪者餘
財以長子孫且使使君使君其何辭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
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不肖於
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子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
知而欲言者爲道其實如此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賓
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萬曆庚戌進士記之日而使君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陽城邑令楊公生祠記

張煥言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蹟可紀
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養畜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世
亦不過溫恭有讓以愛利爲行未嘗答辱人而已曰如斯而

已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守令於百姓父子兄弟也無所
用奇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嘗不作而嘆曰
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政者艷稱循吏治以
教武健爲愉快且曰治末世不當如是耶然方畧條教尙未
及古邳都者流造請問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政嚮者所
俗吏也宛邱楊明府以已巳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
先生然陵谷負剛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樵魯朴直討爲能
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殊安之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於斯長
於斯也與其桑梓無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
民有犯未嘗重笞朴之其爲治不令人怒明府既易直又重
厚少文迫而後動卽貴賤賢愚不至如世俗斬然別白禁奸
懲惡亦不以東濕嚴峻爲名無以厭少年喜事者之心故亦

不令人喜然先是歲雖儉率多半獲又難盜賊百姓日務農
 粟明府行所無事大畧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關中賊踰
 河而東平水多事尚在震鄰辛未首夏河曲賊逸而走汾以南
 遂闢入吾土時大兵尾其後復踰烏嶺而西邑之禍未甚慘
 士民率狎視之云析城底極之間果為賊所忌然明府諭吾
 民收拾蓋藏晨夜為備而士民不知也比壬申秋七月望後
 一日賊從高都來自致萬眾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殺掠慘
 不可言沁方泛漲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無幾明府遣丁壯勇
 敢者縣賞格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歸又為舟子
 所誘半渡而沉之越四日賊拔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
 以數萬從沁之寶莊入邑之望川諸村屠掠與首秋等遂為十
 日留至二十六日始起行嗣是秋抄之十七日冬自朔九日
 仲冬十一日蹂躪四境至二十七日越黃龍嶺焚孫莊躍馬於
 之南明府臨城督守令發飛礮賊應手而落至未冬朔一月
 明府趣尤將軍夜襲賊於封頭斬首百餘級奪贏馬財物以
 歸又犒發遊擊白安於朔三日擊賊再敗之賊從崦山西奔
 去無幾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灣諸村越癸酉元日賊
 又出沒縣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西賈寨羊泉間
 謀至為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問
 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復至邑上
 義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以出未遠嘗敵張旗幟為
 疑兵以示有備至望後越初襲賊或在申寨白鶴城至獨泉
 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五月再至瀾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
 無月不至後先積賊眾且不管百莫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

凡三易裨將暨材官率所部立客兵過吾邑者積亦將強
於賦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倅司李徑來
無虛月將驕卒悍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非禮之禮爲彊
項者所不堪先是尚能悉索敝賦勉充壺漿嗣且不登半菽
疫癘大作民死者又半於殺擄公私如洗賊與兵之來率如
風雨明府諸所爲城守捍禦之具之法之事宵旰勤劬手口
卒瘁辛苦萬狀無俟觀縷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芻饋
無算諸行李往來廩資餼牽竭矣卽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
子來恐後三三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
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何以卒無怨言當壘耻時諸
喜事者且不難以明府三尺刺棘豪富一切從事謂累千金
可立致爲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諸精神先生暨父
老再四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之乃次第舉行不致纒
井羸羸也何道而使民至此卽百姓願效子來而明府不恐
之色不得已之苦心達於面目仰之者率爲惻然方軍機控
憲人率碎易變色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之色其神調
少文迫而後動仍故也士大夫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天下緩急固所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
反失之木彊悞悞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衽席卒享無事則
明府潔已愛人民信之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而後求
其斯之謂與夫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效於七年
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古所謂循吏者善人也諸能吏深文舞
智詐寵術御凡事稱勇敢雖縣無遺事摘發如神驟令人喜
然去之目不令人思何處善人者百姓之耳目不驚不冷人

喜不令人怒然道籍冲深後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
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
改日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州人萬曆
己未舉南宮崇 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存

陽城邑令李公生詞記

王國光

此我陽城李侯去思之碑也先是侯召入爲御史邑父老與
其子弟驚相謂奈何尊我父母已相與咨嗟攀援不能留逾
歲復相與伐珉請於余曰李父母實生我吾儕安能一日忘
侯唯是侯德澤在人必治狀在人耳目願碑之以垂永久謹
按侯登隆慶辛未進士以壬申四月來尹陽城爲人惇亮愷
悌無畛域而御下嚴凜登堂左右顧吏輒抱臆辟易莫敢
仰視者舞猾爲之屏息視身素癯重語容不出口至問民疾
苦與諸父老諮畫便宜顧置置移日不勅人以是愛而畏之
陽故無鐵稅所司歲加勾稽以爲常民大窘侯獨爭於上卒
蠲其征邑舊以戶口編力差罔問賦瘠一丁不能支多逃者
侯劑產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均瓜九則徵貯於官而募給以
時爲顧役之例公私便之當道俾著爲令通行一省裁減里
甲自綱銀外纖無橫費創立社倉儲穀萬斛以備災侵命民
以漸入冊苦人競勸輸鄉有錫鑛上人爭趨其利變且穰矣
侯按其首事者餘罪弗問上下帖然村盜數十輩嘯聚荏苒
格弗止侯廉其姓名榜於市曰吾不忍卽法汝亟改行且責
汝辜盜聞之悉解散爲良民四封之內丸絕赤白不復聞大
驚侯爲政抑強扶弱大指務德化嘉與百姓更始不事權鑑
每折訟得情以片言庭往往空若洗民有被讐以非命誣者

業論死上爰書矣侯察其有寃色平反之威厥為神明居恒
 敦羔羊之節未嘗私橐民一錢亦未嘗過飭郵傳諛使容以
 疲民一日當道使使下符郡縣也其人虎而冠所過亾不較
 驟得意去侯撻而杖之當道恚甚未幾卒敗不能為薑尾士
 民益倚重侯曰令仁人哉乃不難迁上官以庇我治饒暇則
 旦日行學宮與弟子談乳豆言詩書修稽古禮文之事而考
 正其行藝士爭自卒業文學益斌斌矣洎陽五年吏率於良
 士嚮於駁民樂於業治稱天下第一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
 上甲戌入計奉詔上賜璽書燕勞以歸又明年徵拜為令官
 賜之民迄今猶盈盈望曰侯庶幾復來撫我乎噫嘻吾邑故
 多賢令若掌故所載張之才韓汝弼二三君子道數百年民
 且尸而祝之况當吾世而得侯身親其休澤者哉余不佞在
 乞身里中耳侯之政聲甚著心一覽之謂昔循良吏不過滌
 侯既遷去而余承乏太宰念天下吏惟令於民最親民有
 抑惟令能死生曲直之假令令皆得人民胡弗安天下胡憂
 不治日夜思登延茂異佐百姓之急期冀明至弘心蓋恹恹
 焉而時與寮屬品隲諸州邑長吏其傑然表見類侯者指屢
 匪未易屈也陽民之不侯忘有以哉余故從鄉三老請乃撫
 次其大都勤之豐碑匪特永侯之思因以風示天下之為令
 音侯名棟字尚隆別號吉軒河南涉縣人

送吳郡別駕假侯之京序 段珍泌 水人

歸有光

蓋天下之所需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登
 沓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為能有所執而大者在
 往廢弛頹靡而不能以自持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廢塞

民不勝其志。雖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達與藝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其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冊一覽悉記。賦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兗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不同。其選子人特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爲之乳。猶之乳母也。又復爲之。猶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繼。然久之卽真也。都丞嘗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尤服其經學。而具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劉淵山令。侯承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別駕之丞署知縣。惟王侯太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權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隅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上黨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多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高平令子房王父母諱河內序

王邦柱

余曩親於東萊之風。知掖有子房王公者。文章名海內。然不以帖括爲工。綜覽今古於兵農禮樂天官輿地諸書無不悉與探微披核。實蓋儒冠未脫早已裕經綸當世器而新其

之志已天下繫望公羣而務勸如食粟米且莫恐後也
丙子捷京闈丁丑第南宮健德壽亭無幸以羣所待澤者余
邑獨先被焉殘黎可爲色起也邑弊春初從戎馬控禦中
關抵任則真惻求瘼得所爲疾苦狀輒條之諸司且將圖止
宸疏也境以內肅然一清卽赴南陽不可問者憚公威易
姓名潛遁去間左晏如也世下車屬有較壯之役所品題胥
忻服競論公隻字爲鍼指一時蒸蒸丕變又力言於學使者
得增應舉額蓋公以文名世故於造就人文爲甚殷云諸所
興釐皆酌機宜而次第布之如馬如濠新猷方在播敷居未
三月銓部以公調河內聞者皇皇如失怙恃聚族而語曰而
亦知公之爲政乎或曰鄉隅之民雖未公議但自公來耳不
聞追呼之聲自不似輿隸之迹雖犬亦趨或曰往者過師
遊園毀室靡之不出今也城門不開士無敢入伊誰之力或
曰吾凡一絲一粟無不受直市於民何如市於公之倍其息
或曰資吾種緩吾征吾餘十限之力以深吾耕或曰入口糲
絲百役如織何似蕭然四壁公惟寬我一切自今眠始貼席
或曰我衆嗷嗷累日不火何以假之須臾公之推食食我或
曰賦之數徵之數解之數按簿而足心如水公之素或曰有
隱必測無憚不俾吾質吾成而已何煩束矢與鈞金或曰災
覆未已潢池紛起非公之建威銷萌亂知焉庶劫曰其辜幹
止或曰餘骸久暴以或以覆豈惟緩我生民澤且及於枯骨
已群泣曰如此公而可饒舍我去乎則奔控本道請留而兵
憲李公粹然河內人也笑應曰今而邑則予僚屬也今河內
則予父母也予亦欲以賢僚屬自予也顧能以賢父母予人

乎逞矣無復言又請之兩臺曰微而言吾亦爲而計之顧未聞不得輕留之旨乎適日事耳衝命而再責奉使者將履是懼可若何其不而詰問者數百千人例先白銀臺曰迷矣父老情甚懇可令顧未問適者不得輕留之旨乎而晉事也衝命而再責納言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無已則難公與遮其行河內迎公老過諸境外不使入更相誠無一作居停主从之而公竟不得去懷人窘詣上黨謁李公曰泣令今吾令也泣民乃固爭不可奪公何不以官治之使桑梓早得慈父乎李公以上命徵論泣父老衆涕謂公卽詣不可留顧編審非公誰屬者公乃誓於神時以公慎博無告者除之稍補以饒有力補其額邑人率獻以曰公之遺愛也史稱王慧友學知變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勸其橋以避之橋復置而

公爭諸界上昔賢善政足令人繫慕者乃公俱再觀之猶與盛矣於是公蒞河內且有日河內古單懷地在太行之趾距巔北不三舍卽爲余郡若邑邑之人日往來於懷者無虛筵第惟羊腸一綫扼南北之吭一夫橫處而兩境中割蓋無事則呼吸通焉有事則兩車倚之者在昔蕭王以河內險要難得其人必得文武足牧民御衆之才如寇恂者而後任之選武勞倣於穎則賢良相去不遠河潤九里黃雒城業論蓋地得人乃重人異地尤賴之非規規隅畫而理也今寇氛未息方耿耿窺河內首衝稱險要固知尹此者非公不可而近余邑甚不窺之於雒以公控禦其地誰敢有據太行一片石者山以北可安枕卧也由斯以後遠人衆公

福豈有量哉抑余又聞之蕭望之材優輔相元康用之更治民以考功爲平原日一復試之左輔我皇上神聖隻千古所擢用破格例躡卜之弘廣及外僚其非起家長令者至不得與館職於民功若斯里也公爲高平日淺茲之河內得久治有成績司功上最而職而既卜可操契符焉廟堂借其經論蒼生被其霖雨公之才志乃始大展而畢究其藎高至也河內也總若萬卉之於春陽孰匪公澤孰得私公而謂我澤也哉乃其兆實自余邑始宜余邑之尸祝公獨切終亦易以他境擬也

陽城令劉公生祠記

白所知

獨於卷應奇字滯如河南中牟人歲戊戌以進士高第來今

念向雨下車備詢精神士及里中耆舊諸刑病於

得其情已輒試之如所聞於風莫及陳至盡民大悅

邑無賴子多竄入公門憑藉社爲民厄賜公曰是亂政之

總也因汰其冗者易其黠者久之悉慤愿不敢爲毒問倚法

崇賄無銖毫必知之旋革斥不復收衙以內畏之若神明焉

邑兩稅昔稱易辦至丙戌大役戶有亡命遂至逋欠里排豪

俟詭籍單弱苦累催比所謁所拖率多富豪公廉知一二大

猶責重賦而詭寄有計包攬有罰追呼不遺羨耗不加終公

之任賦額日增民不爲厲論徭役舊里書率受富人賄屬

不以實報間寄耳目蓬開騙寶益擾益舛公出不意條令首

實而又多方體察廉縮莫道高下不爽投贖者類虛曠夫

橫肆口語牽房帷詰駸昧取捷一時公道遐邇訟師籍之

時斥其尤誕者兩庭質片言而折無羈絆無係累

州府志

直無需贖錢且自相勾攝四境恬然邑後疑其舊知向
無師傅公暇時每進於庭士習不廢至一切糜餼銀資
之類悉以時給從優厚邑介萬山之中萑苻之盜條來條
往莫可究詰兼戶歲不登却以公行民甚苦之公申保甲之
法下緝捕之令矣又思核其實杜其源凡以公事至庭者
輒詢其里中人淑慝生事而結記之諸偷兒如在阿堵中未
嘗不知有犯則按籍而無漏網無冤誣又念飢寒之始由
於奢靡而服節有禁之欲有禁奇巧淫冶有嚴禁至於教行
砥節孤介特立卓爲日月所推遜者則式廬造請不以分位
解貌拘七載之間善政莫可縷悉而總之以真實惻怛之心
而致大澤厚之政究至政清刑簡爰書無大辟一人詩云

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之彼殺巫無備殺產被風公能之
能不用也公籍中卒真若追遠於仲康公系卯金真若祖

於文饒矣且冰鑿之操賦之天澹泊之味根之性無論四知
之金筐篋之交毫不及阿卽米鹽薪柴之細僅侷寒素而質
之市民並溢其直市人恒不知也又鎮使行縣張威煽虐人
不飭傳不授發僅長揖一見而已彼其人方大志以熱公
而卒無所肆其毒螫而去夫撫摩鞠育用之以撫黔黎而
直節勁氣持之以折逆倖公之政讀人品端可識哉循績既
成薦剡相望天子嘉公治理最辛勞久擢參三禮行之日邑
人扶老攜幼攀留號泣者踵相接無論幾千萬人已念甘棠
之憩岷山之遊爲築室肖像相與瞻依其下志思也邑父老
李遐齡白景華等首厥事工竣而乞言於余余乃爲之

梗槩如此異日者公策助旂常重之千禩迺其事業官
自始必有彤管書之者余何贅焉

高平邑令豫凡王公去思碑記

馮養志

公治高平縣六年上計者再會廟堂振淹滯簡一時郡邑之
最待次天官首下弓旌則自茲始公既有成命不宿而戒朝
車于時舉邑皇皇戀公不忍舍去相與當車啼泣自邑郭屬
之境外亾慮數百千人擁塞郊闕轍不得進公亦爲之停車
勞慰淫淫涕下沾衣也去之二年邑父老子弟思公不已介
耆民邵雲鵬等過而問計不佞願乞一言紀公德將伐石而
勒之而亭之五父之嚮俾夫出者入者遊而憇者一舉目而
公如在焉而後吾儕之思可慰也不佞家食浸久公之行事
嘉已習見習聞要以當情實而鮮短言宜莫徵於輿論是於

三晉爲稱苦所從來矣丁戌年楊亦已甚重以聖纘傳符
之累蓋困憊不能支前令茲士者擊斷以爲能四面畢張屬
勢何所用命安印馬令君至始一舉而更新之急之後利用
寬安印于是善爲理矣公當其際而庶休靜之遺有如厭或
法而喜紛更于暴割何有顧沉機重發操法恕施守畫一
舊章務酌時宜而便境內先是市井無賴子附宗人爲羽翼
禦鄉人而魚肉之又城社神奸以告密爲奇貨間右循壘而
走幸亾及其折折公曰誘不亟則莠將害苗亾寧以姑息故
困吾赤子乃窮巽蔽得魁數十人壹以重典繩之豪黨立
盡一二未盡者亾夫人人屏息且懼罪而遠逸矣然而非公
雅意也公之意務在與民休息急教化而緩誅求居常洞重
門屏闕者編氓自山谷至率如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得盡言

又以時周行部中延見三老詢所疾苦而次第行之費之出
經起於多訟是邑也程伯子之過化而堯舜禹之更都也豈
其不講于禮讓而好短長申令民間諸以訟牒來者悉罷不
爲理必不可罷者牒至而質成衷則衷辟則辟明見鶴鳴之
聽深探罔象之珠卽有神奸未爲之魁久之訟者罕至肺石
虛無人獄故多寃趙孟陽賀一宰皆以株連而陷大辟廉得
其狀關白當事者改從城旦春諸上大夫有不決之詞又一
一移公待理矣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莽者
或竊發公至而寔哀息毋令星星者燎原躬歷四境聯什伍
審于強盜有左驗必誅餘則與之更始于是鶴冠盡脫淵藪
悉夷會有令城城在事者以方輿而得代于時事屬創舉境
內未不朋朋公論官再三州之何憚一勞而忘百利躬自爲
道勿亟而事速成卽費爾撥之金湯予以毋不逞消未華
直便已已稽賦稅日徵輸亾藝卽潔已同歸厲民自大戶直
徵收顛覆相繼吾不能驟蠲其役若之何重困之置積于門
令納者自輸之積大戶第令以時銷解總括而會計之卽有
羨贏分毫不及筭庫事畢寧室歲省可數千金客以其私爲
公謀惡用見邪而求且邑故稅商革矣徵里甲革矣役肆市
隸之官董矣一切亾名之費僅僅于此佐之不則悉取諸宮
中猶恐不贍必貽而後可也公曰客休矣吾不能以脂膏填
巨壑卽諸供億亾所出愈益堅守成言乃謝交遊縣書邑門
客自四方來者勿關入或快快有後語若罔聞知自採樵役
與地方騷屑已甚遣以部造不中尺幅罰及守臣各邑熾熾
有戒心必屢請寺人而後可公曰長此安極吾知事竣事備

上供足矣失得有命謂寺人何有焉會權使乘傳南至中以
危言鍵關拒之迄不爲動已而公事然後知公之誠信格上
可貫神明也暇則修明古文禮樂之事周視廟學擇其敝者
悉新之拓路而南樹以綽楔甚偉歲時程督諸弟子毀蠹有
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公論高下等禮之
先是公至泣時適苦旱既而雨甚人皆以爲憂公曰公憂吾
當爲父老子弟取爾竭誠哀請以萬民請命於皇天頃之甘
澍遍四郊歲不爲害則日久旱之後得無積不及時者乎則
饑者乎發粟賑貸人人去其腹而後卽安疫作出俸具藥餌
遣使就瘞之其饑疫不救率四外流人又令里置義塚一區
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于民視其疇病若在肌體間也是
以澤究人安阜成之理得矣講之循吏書口不宜夫舉世務

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問下若掩羣鷄曰
不波難以希時好矣公獨循理亡害亡用已亡矜名可以得
上知而不必爲可以不得上知而不必不爲有所中譏而不
爲阻有所中忌而不爲懼誠心直道六載如一無根而固循
吏之效可槩睹矣蓋嘗盱衡古昔而知漢神雀五鳳間吏治
特盛天子爲下重書勞賜且往往徵入爲公卿其吏民亦皆
信愛懷思相與俎豆之迄于今不絕也則竊意其人必有踔
絕說跡之事爲當世所豔而史之稱之曰廩廩德讓君子而
已夷考其事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
富蓄積則渤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
蓋汲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韭薑菱芡之收賤及牛犢雞豚
之畜屑屑盡心焉無他奇也若其並時之吏摧強抑暴放不

撓之威遠衆用察表難測之知此其奇政多矣而傳其者
 顧亾取焉卽如做理劇禁奸卓乎足述亦弗列于康康之流
 豈非以循良之政第取綏睦化俗亾所事奇也哉公雖陟還
 秩行于宦不爲鼎貴乃旣去而能使人繫思之久而益切也
 是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向令意不在民政斷炫俗吾恐赫
 赫之名易就而蚩蚩之衆難欺卽一旦都顯仕明得意矣民
 亦視之若遠盪彼夫桐鄉之奉嘗畏壘之尸祝何以稱焉君
 子考得失之林知不以彼易此矣公諱省身字惟誠河南西
 華縣人舉戊戌進士

陵川令袁公遺愛記

崔統

康詒曰如保赤子孔氏之徒廣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夫恩煦禮御民所同欲也裂肌膚民所同惡也彼肆厥
 頑黷以復犯上豈其性哉夫上之責我者賦與力焉耳竭力
 以饋之誅求方劇乃或益之以無道於是乎民無所賴而紀
 者靡不爲矣陵川夙稱難治嘉靖甲申天官簡於衆以任邱
 袁子淮蒞茲土甫一歲俗鄙變而雅民獷變而良袁子
 淮安迄今丙申凡十年民愈愛而愈思之者民李泫徐澂刻
 石頌德而都生王生婁生狀厥政或謂仁義不如刑法忠信
 劣於智術乃傳言我袁子勸閭田教勤耕示之本申祖訓示
 之恭去貪放猾示之法記賢廣教示之禮緩征禁索示之靜
 詩云如墳如篔如璋如理牖民孔易民性本淳政本中則勿
 作聰明勿便已私勿求赫赫名勿曲取以厲民嗚呼斯道可
 以平天下於一令乎何有

楊公去思碑記 安陽集

崔統

楊子子器去高平十有八年高平民申鐸周增而下數百人
立祠於建寧鎮祀之鎮有先聖廟宋程子伯淳作楊子嘗修
之祠列東廡下循哉楊子之政也刈胥猾破書手好事無枉
且暴撤蔽也均賦役廣儲峙歲省耕歛給其乏詔遷民兵實
邊奏已之普養也修學者再設鄉學者九十申道誼發經訓
崇教也修社祭圖祀先之儀明裡也石洞能風民駭行禱取
紙覆孔墟且吸日噉通谷驗乃塞禁釋道毀淫祠俾民無僭
新正俗也去官知僕嘗賄治之責友不告行却贖金屬操也
廊戶途殺買取其貲買父誣店主白其寃殺脚戶同謀者十
餘家脚戶積歲殺四十賈取貲累千照獄也夫吏者牧者也
非以厲民祠者慕者也非以媚上楊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
其愛思楊子是故鄉可以懸國一楊子可以厲天下聞而善
善而治此之謂化教禮暢諸義而起雖先王未之有禁也終

曰粵歲癸酉曾星虛民祀其侯屋渠渠屋渠渠兮民樂只亦
有民歌推不去銑憤曾著五吏書據實作碑示楷模於乎有
官勿謂民可愚於乎有官勿謂民可愚

澤郡守王公孕長祠堂記

苗胙土

今上改元之四年歲在辛未王公移道州守守澤四載以同
轉運遷秩去茲廿歲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勩久而
彌顯澤人之思公久而彌篤冠劍祠堂一以爲公祈福一以
爲澤人之不忘公也憶辛未壬申寇來予讀禮已從諸紳仕
後日與公從事城頭具知公初尹武鄉尹翼城守道州三善
皆晉地所至有聲而公泊如也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
拮据十七集案則所遇之難百倍於治三郡邑不過盤纏錫

節無以別利器豈造物投艱以益公歟將澤有天幸以公澤
我百姓歟以余耳目所覩記澤人士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
公之醇德也索無留贖是公之敏捷也金矢無擾是公之廉
潔也粲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縮項是公之威肅也出
納惟平是公之負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屬
邑之邱壠族里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流寇自秦渡
河闖入晉地連陷多邑殺人盈野澤故無兵卽衝署亦僅存
空籍撫標鞭短監司張空拳應援二三弁管尾賊而不見賊
見不殺賊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萬家之窟無煙火
公躬率宗紳士庶經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宄恤庶士
慎刁斗嚴偵探諸事確有勝畫如招集健兒則登陴有人設
四鄉總管則斯有倫創新營千兵則追賊戰勝此其大

也積勞而病病亦不歸別署仍支林城此部署惟勤亦太甚
公矣旣而賊去兵來中貴總戎接踵以至索餉徵芟坐食城
市其視州牧以下如廝養公妙有竅會能便爲戰守之用不
令怒亦不令喜事以濟而軍以行雖所費不啻宗紳士庶捐
輸於常賦之外而公備其所不給卒以無譁於今桑田如昔
矧隙依然伊誰之力乎上功曰最主醫遷使佐韓以慰
勞臣之氣哉公今逐寇河南一用其所未足較方州之事權
威望豈止倍蓰登高而呼則應之者疾也功成必有以報公
矣事有不可不忘昔有不可忘者臣之有功於國惟恐其不
忘也身云王臣選塞公故不敢言勞竟忘之矣人之有德於
我誰忍其忘也詩云勿斯勿拜則此畏壘之垣墉不改爲城
春爲我秋者又豈可忘乎余從澤人之請述新緒記信之

畧如此王公諱孕長北直吳橋縣人

與高平令衛子書

王維楨

咨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
悌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聞念近世人情竒黠狡巧故治
隨之變至宏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
今國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
推移可知也故禮貌之過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
惡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
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即能改服
蒙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君子又非之教
意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
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河聞下車密先收捕大猾
郡中豪俠皆逃去池境盜賊止息大體道而先聲著也故
當其罪荆樸不犯非故所致即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嘗
年茂才於一邑無有驚駭離民情猶須裁察斯措道不謬而
張弛中察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
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
取口與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
於京師當復爲言以賀

地震祭告文

明世宗

明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九日皇帝遣戶部左
侍郎鄒守愚致祭於南山之神海濱之神日維神受命正
奠鎮一方茲者山西蒲解澤臨汾臨晉翼城聞喜襄陵靈石
安邑榮河平陸高平芮城夏等州縣及河東運司各因地震

接連千里響聲如雷震倒房舍壓死人民不計其數惟茲災
變異常余深用遑惻特遣大臣敬齋香帛往詣祭告伏冀禱
明贊天敷祐幹旋此禍潛消劫難錫福生民地方其永賴焉
謹告

祭南山神文

鄒守愚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侍郎鄒守愚率兵備副
使汪來都指揮王玉致祭於南山之神海濱之神曰天子明
聖道在位天地而撫神人宵旰憂勤期臻盛化邇者地震之
異出於非常聖心惻焉懼神之不安於居也余不以余爲不肖
亟遣以告於神適然之藜母亦出於數而不可避者邪神莫
母或震驚又知神之靈靈於茲土以余爲善虔請於神冀錫
之鑒除陽與雲雨萬物登五穀以養民也民明而神
之能也神其毋冥情

趙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竊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鸞
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吏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字
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兩可辨
識蓋中統三年三月辛卯欲告卽位定和議於宋使隨經臣
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走關信
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
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
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
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

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
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
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
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
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
萊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藏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
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
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
有帛書言武牧抵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
事實也今當一外行使不通之際願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
遂亦其天欽願公之忠節耶會公歸故獲者不以聞不
則是書之所繫豈輕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
南曾無一人知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 傳會之談而不
於書信史在也蘇修元史旣錄詩八公傳今 傳書歲月元後
於卷末以見鴈事傳書云

選州六案錄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 編乎上有俾乎
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 心誠求之如保
赤子無妨其體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 學教恭
敬 賦訟必平訟稅必時毋縱民厲毋修 仁維清
而 伊聽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 永令名萬曆二

評齋記

方孝孺

吳

陵川郝君仲安治國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
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飲膝
而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
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爲
靜也昔然余少時嘗從諸先生遊於市修衢車馬往來
喧喧耳銖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
適而老生坐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以幾部道中人
若歌者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
其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
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
耳使人持而搖之與彼焉何異余問吾心何以不靜老人曰

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見夫悅耳而

娛目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

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嚮也心安往而

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

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

置余於寶藏之

守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錫乎前而應

之未嘗勞也郝

君之爲是豈見一山者略同宰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庶幾

知靜者乎苟求其心雖于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

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矣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

俗好靜者其材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密求而問焉其必

以余言爲然乎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見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弊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為辭之趙公乃郡人為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便無至者薄書一切稍簡不獲答一人吏胥亦稍稍避去余時獨步空庭撻花黃蔭過滿塘砌殊驪然自得而趙公又急稱前列生

君之賢余既聞

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壘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極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尤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亭山西高平人以國子士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蒸潤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關於所不知故不書

勸農亭記 縣志

張鶴雲

潤州厥田中中在昔民淳風穆率力南畝民不逸而官不勞自室之盈歲其有也我明分宇置庸浹故山樞壘嶧之舊市屢逐末而城郭以外耕農者十之九歲豐則比屋

不願成而囊橐之餘積猶足相啖未聞枕饋事而讓國方者
萬泰之季漸囂俗習奢靡且多競訟用是未報釋而疆場蕪
民且有饑食矣豈盡歲時爲咎土不可澤而政未足達耶有
司計與世浮沉墜野非其所注意彼登樞履要之後聲華
奕夫誰稽其民之盈歎乎而瞻明公之令是邑也殊不恣公
議經國大計撫原應又識維垣根本調停潘泐計無首重民
事惟是競靡以耗其用別務以分其力亂馳以嬉其時而農
之政廢猶是山樞蟋蟀之舊也輕薄狙詐爲上官厭而饑餓
流徙復爲上官惜于是乎長平失其蓄矣公重本源而善以
調其理服食無兼品館舍無重褥剔浮習雅以正其趨而民
之用不耗城堡不派葺蟬遞不食役委婉設處以應其紛而
民之力不分聽斷無宿詞道落時禁錮溫諭廉潔以易其尚
而民之時不嬉夫民力而乘於時復不耗於用孰與不足
乎已復念力闕而志未裕而易荒卽不沉於食而用之益
猶耗於耗也乃於庭陽之時四出巡勸斥去一切議從角巾
儒服乘小舟執雨蓋周歷於窮簷荒陬之中凡者莫知爲縣
官言及老問田事始聳嚚不敢進公曰勿懼古止不以令長
懼也相與講桑麻禾黍以及天時地利人力之事真切詳
切若王伯亞旅然久之農老上粗糲山茗未嘗不舉箸曰曠
陰曠晴聞者悉唯諾泣下公善遣而之他南阡北陌皆然公
之趾遍郊塗惟玉井距縣纔十里公送迎必止是止必勸農
諸鄉有疾痛抑鬱必于田畔告理無有不白未幾以最調陽
曲去公去而攀送百里民猶依戀焉閱三月羣議建壽農亭
亭成而公之政教與千萬人之精神俱在矣鄉人佩德

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間有惰農者出規斯亭不肅然耶周禮
司稼掌巡邦野以辨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而召伯巡行
有國憇麥其棠愛慕者至不忍翦拜今公至誠惻怛去後令
人思茲亭之建其亦其棠之遺愛乎俗吏矯偽以沽名愚民
緣飾以奉上則忘亦竟忘之矣公諱景新號翬明貴州思南
府人由進士令汝令一年調陽曲民之不忘如此若其操冰
藥屬吏胥滌宿弊興斯文善政載生祠中茲不復贅總之不
出民事為第一耳

平頭顯廟文

管律訪古

嘉禾元歲舍庚子時維十月農事方已芸莊子管律訪古
遺踪出城西隅墮野烟之漠漠履原草之萋萋風烏烏兮如

夫聖人之悲於是釀酒時悲弔之以文日幾三不事魂有天

下聖人不為况四十萬乎然迎戰長平謀困力竭解甲伏降
遂令趙滅固其子也當夫戍守雁門鼓技奮庸虜情鋒銷曾
使趙重非其子耶秦暴起殘趙衰括畧子生不辰乃遭其屯
千秋億載為汝含冤秦也起也疇與之憐迨夫咸陽三月之
火驪山一炬之烟新安降卒之骨望夷齋日之壇出爾反爾
天道好還子又惡足憾耶顧夫列星瑞鳳殆子所化師帥王
公殆子迭生又豈有終負屈於此之理耶文不足發子其享
之

旱魃解

李維楨

繁峙女恠或以為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為虐傳旱神
也箋早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三三

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厲赤地千里
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溺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
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南人所執獲也韋曜毛詩問
曰旱魃傳曰天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
寄旱氣生魃奈何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
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耶藝文類聚引神異經
語又云一名貉檢韻書說文曰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
媛文字指歸云女媧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
作媛接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於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
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傷其目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
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後王時死魃面頂各二目爲之人病
中正以其非魃有二目在面耳已異矣似魃非魃異之異
者也前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
時則有下八伐上之膺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
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
前一事爲董卓之應魃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驗
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
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
人謂之痲痲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痲其災異在
山果字怪上今齊州縣以生兒不全之方爲魃母聚
衆用水淋灌致此生命此文正足藥俗

劉官曆文集序

夫言者之爲文非進言於君則口代天言者也進言於君者
當直道以和而弔詭尙奇有所不用口代天言者當博大以
則馳騁縱橫有所不爲故操觚之士欲取法咎謨說命高矣

然世代古遠未易追也欲近學唐宋易耳然風會日遠恐難
下也於是乎斟酌兩漢之間取其醇厚質實者以爲矩矱而
於應酬之文無關廊廟者稍稍恣其意之所欲言窮其才之
所可至是爲詞林格外非內篇也吾師高平劉先生賦才穎
異卓冠人倫志學之年便通三經十六魁鄉榜二十成進士
讀書中秘以彼其才卽望五臺太行以爲筆鋒激龍門砥柱
以爲波瀾自其能事而先生俯首功令鋪張治道其爲文體
如也燦如也任纂修則明其典章叙其品秩稽其財賦法度
註其撰益因革其詞核注起居則仰察宵旰詳載咨詢紀其
裨俞嗚昭其進退用舍其詞嚴此乃國家化成天下之交
非一人之私文也至侍講幄則自唐虞以歷商周所以緝熙
聖學黼黻皇猷者其言婉而切詞論語則自宮闈以至臣庶

所以光盛典而沛鴻恩者其言典而變最難者廟祀廷議肅
皇仁孝之心旣難盡達萬古君臣之分又難踰越先生議別
建一廟以盡展親之禮無如魯僖公之躋閔公也儼若春秋
書法矣先生文名方盛大小臣工承恩晉秩以及出使省禁
柵籛以祝感欲得一言以爲重先生隨其人應之德勝位雖
下僚隱士必榮以華位勝德雖尊官高爵不飾以丹青其
見於詩歌賦頌者亦甚大抵詩多應制故其體取法初唐以
流宋爲入門至於征行贈別則體物叙情格韻清新華實兩
稱直當接武錢卽在糟子唐律者自能評之先生年踰不惑
以居喪過戚盡焉謝世其嗣子計部未離襁褓今在南都數
載乃蒐其遺篋共得詩文下六卷付之梓人而遣使來徵序
某房先生拔之禮闈馳驅中外餘四十年猶無尺寸補立以

報知遇今老矣何能爲然同門翰苑諸君子儂已化爲異物
僅遺二三兄弟某齒爲長序何能辭嗚呼景行龍門者以得
御車爲幸何況親受麟經者豈不以附驥爲榮某知昌黎之
能爲李漢未見元晏之能重三都也三復遺編徒增慕崇
正三年仲春書

贈憲使原君之官江右序

商 輅

國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以當旬宣之寄又設按察司于
各布政使司以任繩糾之責所爲振肅紀綱維持代理之意
詳且備矣憲使爲一司之長號令之所自出刑政之所由施
非有守有爲足以表率乎羣僚而風動乎一方者曷能稱是
任而無負哉監察御史陽城原君子英以盛選拜江西按察
使命下朝之縉紳咸以爲喜而江右士大夫之仕京師者亦

以爲幸于英曷以得此于縉紳士夫之間哉蓋子英所謂有
守有爲者其爲人敦厚謹防言不妄發要之外無欲而中有
正氣有德之士也始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嘗奉命巡關于昌
平巡按于江右又嘗嘗刑于真定等八府賑濟于文安等十
縣所至致聲籍籍著人耳目固非矯矯以于名而人之稱之
者無間言亦非煦煦以要譽而人之慕之者同一心此子英
之才德所爲信于人人而憲使之超擢所爲合乎輿論也豈
難然按察卽古之外臺晚因臺寔相表裏蓋均有耳目之寄
也均有激揚之司也又均有儆察官邪扶植善良之責也以
子英之在內臺其間舉動豈如是則長憲於名藩表正于有
位豈復有他道哉舉斯心知諸彼直易事耳異時風紀肅然
使貪者警而廉者勸弱者上而強者懾威惠並行風聲遠聞

以無負聖天子之所簡拔士君子之所屬望則子英之才德著矣而江右之人所以愛慕之者益至而稱道之者益無間矣刑部主事范鑣監察御史楊瑄皆江右士也于子英行率同寅諸公徵予言爲贈因序此以復于英其益懋哉

白龍神祠記

楊繼宗

陽城邑治西北岡地名崦山自唐武后長壽壬戌歲肇有白龍神祠其神變化無窮隱顯莫測或示真形或託白兔或化素蛇大則長數丈小則盈尺寸興雲致雨旱禱則應爲一方廟地此建祠奉祀之始也暨中宗復位之年歲舍乙巳天下元陽靈驗大現故改元神龍上遣衆臣降香賜服鳥封爲應聖侯及昭宗光化戊午進封普濟王五季之時周世宗顯德元年白崖真像出現雲勢冥合風聲怒起暴雨傾注厥後祠

像愈興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歲在丙子池亭見形長數十丈飛騰而去朝廷聞之加封顯聖王金明昌壬子歲自冬經春不雨民廢稼事劉村許福懇禱祠前出三門東隅彷彿四變忽有大蛇丈餘隨出步武間赤睛元吻縞色花紋盤屈不勁執福外蹠摩拭面目似有所告福驚懼曰龍神見怒如此小民焉敢禱請言畢引首上東廡延及門裏下舞亭卽化滅不見遂獲大雨霑足許福感其靈異膽斷碣舊文請雙溪遺老韓仕倩爲記碑刻現存時泰和二年中秋前三日也迨夫聖朝歷年愈久靈異愈應勅有司每歲四月初三日備牲醴致祭載在祀典舊祠僅三間五架皆木柱隘狹不堪奉祀天順庚辰邑宰湖廣黃岡劉公以文字彥章欲恢神宇像令增村者民凌謙董治其事重建前後二殿俱

易以石柱後殿始立劉公致政榮歸前殿落成凌謙
令乃子凌玘祇服厥事成化乙未冬適陝右靈臺史公書字
獻章以名進士來宰吾邑凡事神治民之事靡不備舉向之
神祠壇塲學校公廨郵驛傾頽者葺理之未完者悉成就之
名雖重修功同創始而斯祠之廟貌神像煥然維新玘請爲
記以傳永遠予惟事神治民有司大事能盡之者百無一二
先令劉公事神可謂敬矣今史公之事神愈致其敬劉公之
治民可謂勤矣今史公之治民愈極其勤前後得人神民胥
慶二公之賢可列循吏雖古卓魯豈能過焉史公歷任甫三
載政平訟理而邑大治民常恐其擢陞而去不得終惠陽邑
之民此公愛民之深而民感戴之至也昔劉公歸時民于本
門右暨北留鋪右二處皆立去思碑此公德政之遺愛也
其他慢神虐民之惟恐其不法者視二公有不內愧也哉

警事之始末爲記俾吏斯土者知事神治民之道云

增衛孝子詩序

楊繼宗

孝子衛道也建豎陽城青陽者民衛福之子母賈氏成化三
年卒廷璧盡于墓側不食滋味唯蔬食飲水而已及大祥
忌中被盜官跟搜捕甚急有誣孝子盜銀者邑令遣人縛至
縣推究不得其情桎手足將收下獄從容拷訊忽爾雲氣
縈合白晝如夜須臾迅雷電烈風甚雨交作不已衆謂天
見孝子被誣發此震怒之異也邑令聞之內顧倉皇釋刑
放廷璧歸廬是夕徹曉月白風清列宿宣朗黑夜如晝衆
謂天見孝子脫獄發此開霽之祥也吁孝居陰動天
神化強暴格鳥獸孕草木詎不信夫禳除之日

遂不奏請旌表後獲真盜是非迥異仁道在焉
蒙陞都憲之京始知其詳已踰十有七載矣弗敢上疏待作
一律以嘉之庶不沒其孝行云

立衛孝子詩碑跋

劉一清 教諭

善之出于誠君子必好之善之出于偽君子未必好之予觀
都憲楊公贈衛孝子廬墓詩序可見矣公當代之名卿天下
之人望剛廉正直素孚人心忠孝仁慈一本天性其于忠臣
孝子尤篤意好之然亦未嘗濫許所謂惟仁人能好人公之
謂也方孝子廬墓時初非爲脫桎梏之計而上天之感卒應
如響及孝子釋服後亦非敢望孝子之名而仁人之言不索
而獲則孝子之善出于誠而非僞抑可徵矣邑令劉侯嘗得
觀公之所作恐泯弗傳爰勒貞石用昭不朽予以其後意其
公作董子行以生祥下瑞爲徵而董生之名載諸

至今人歎慕之今都憲公作衛孝子詩以格天感入爲徵則
孝子之名聞于後世而人歎慕之者不亦猶董生者乎吁孝
子雖未蒙聖朝旌表之典而若不幸然而得蒙都憲公嘉美
之詩其幸又何其大也耶他日觀風者有所采焉則列于志
載于史又可否已若夫孝子之行已有都憲公大手筆在不
取復贊

張相進士

張相進士

宏治... 年河東陽城田侯振之由尚書戶部郎中

出守... 歲于已田侯職滿而去蓬人挽之不可

留思... 日疇昔足我衣食田侯賜也今侯去

矣誰... 訓我道義田侯惠也今侯去矣誰其慕之與夫

遂不奏請旌表後獲真盜是非趙員一任清江提刑按察使
蒙陞都憲之京始知其詳已踰十有七載矣弗敢上疏待作
一律以嘉之庶不沒其孝行云

立衛孝子詩碑跋

劉一清 教諭

善之出于誠君子必好之善之出于偽君子未必好之予觀
都憲楊公贈衛孝子廬墓詩序可見矣公當代之名輝天下
之人望剛廉正直素孚人心忠孝仁慈一本天性其于忠臣
孝子尤篤意好之然亦未嘗濫許所謂惟仁人能好人公之
謂也方孝子廬墓時初非爲脫桎梏之計而上天之感卒應
如響及孝子釋服後亦非敢望孝子之名而仁人之言不求
而獲則孝子之善出于誠而非僞抑可徵矣邑令劉侯嘗得
觀公之所作恐泯弗傳爰勒貞石用昭不朽予以其後意昔
與公作董子行以生祥下瑞爲徵而董生之名載諸家錄
至今人歎慕之今都憲公作衛孝子詩以格天感入爲徵則
孝子之名聞于後世而人歎慕之者不亦猶董生者乎吁孝
子雖未蒙聖朝旌表之典而若不幸然而得蒙都憲公嘉美
之詩其幸又何其大也耶他日觀風者有所采焉則列于志
載于史又可占已若夫孝子之行已有都憲公大手筆在不
敢復贅

通州守田侯詩碑

張相 進士

宏治甲子年河東陽城田侯振之由尚書戶部郎中
出守通州五年治歲于已田侯職滿而去逢人挽之不可
留思之不已見與相告曰疇昔足我衣食田侯賜也今侯去
矣誰其賜之訓我道義田侯惠也今侯去矣誰其惠之與夫

盜賊之所息詞訟之所簡戶口之所增賦稅之所均
所去皆賴田侯之力也始吾於田侯見其面今吾於田侯見
其心過後思君子得乎于是士民相率立去思碑來索余文
以寓其情欲其每接於目使侯不得其心何以逮此蓋侯自
濼築之初深惟蓬民爲擾元年大旱稽人焦勞嘉穀付虛流
離頌尾哀矜久之因語余曰我奉命來守斯土今凋瘵之餘
民貧盜起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是至願也然治之在身借曰
六清官府之政欲民安盜息本之則無爲之奈何卽以已之
廉行已之政利與興之害與除之首及吏胥如諺謂之頂頭
蠅若一洗百餘年之陋習與凡在官者關節下鄉隸小民
以占衙門積年民害者咸與除之施發奸擿伏之令盜賊之
言人者消化鑽隙踰牆之陋男女之失次者盡又嘗徵工甃

石修州城及西門往來過者皆曰此由

有因水患民多病涉泐建廿四橋往來

均便益而設也嘗植柳于城門外數百

有百曰此田侯爲民避暑而設也他如禱雨

地節運須借濟民糧幾萬餘石與民造福尤

多不可殫數民俗之清必敦教

或以爲夫子之

道大而能化苟實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

或不可祀也又命各置書牕於臨街或漏下

雖鄙寒盡片亦往來點試至今燈窻相照科

學堂六輝頤感然不寧乃節用以制貨財乘

自大成殿以至文昌祠學自明倫堂以至三

民保障而設也

皆曰此田侯爲

近擔負風乎下

而澤復沙洲定

多不可殫數民

俗之清必敦教

或以爲夫子之

道大而能化苟

實其道若譽天

地之大褒日月

之明非愚則二

鼓或難初鳴目

得人又念廟時

修繕成立廩以周食圃畦以育蔬種其子毋蕪且不竭他如
古今善行有關世教者圖表成軸支分節解勸戒小民雖蒙
童亦時教誨及朔望點試勤惰以德化之此田侯未下車人
懼之既下車人悅之今去後而人思之善政若此君子可沒
人之善乎嗚呼在周則燕召伯能布文王之化詩有其歌在
漢則郡守文翁能興學校史有其贊我田侯法古之大侔于
燕化今之績追于蜀故今去任之後士民懷德相率立去思
碑蓋思其人故立其碑立其碑卽見其人也田侯雖去德不
在茲乎銘曰振振田侯鍾秀析城飄飄凌霄甲第早登筮仕
戶曹符漏金門出守蓬萊化洽儀管來思何暮衣食滿簞去
挽莫留政績猶存枳棘已伐蠹賊不侵民不見吏犬無夜驚
風高三巴名重四瀝入佐天子澤被蒼生安得重來西蜀樹
循亦既見止以慰斯民

樓居先生傳贊

常倫

先生生燕趙不知其世籍族氏所始燕趙故多慷慨故先生
少好遊俠談兵擊劍有古豪風云甫弱冠則折節讀書好治
百家言尤選黃老嘗曰近儒而兼釋了一而畢萬毆末而崇
不化之道也故嗜之不輟往往自誦傳異人時固有莫信者
先生嗜酒當醉時輒歌咏若無人輒有非之者弗顧也嘗病
危時出立于樓日飲詠探元理若將終身焉因自號曰樓居
云

贊曰鷓鴣之於鷓鴣燕雀之于鴻鵠古之人命之曰自適其
適各知其知也觀先生之跡其取適而逃知者與固非數數
求滿人者矣先生本樓居號樓居予聞之公孫卿曰仙人好

樓居豈謂仙耶

送晉城鍾方塘赴陝參政序

楊博尚書

余與方塘子俱晉人也乙酉同舉于鄉己丑同舉進士同出
爲縣令斷金之道合簪之雅蓋不啻鄉閭里黨之私矣始予
自山東來撫甘也方塘子寔先我兩年而至竊自慰曰博無
似深懼辱天子之明命幸有方塘子在必能力救我殆嘗之
有相焉爾矣丙午七月方塘子逆我于永昌之東余因咨所
宜先方塘子曰河右孤懸不通舟楫脫有蝗旱湯之灾胡
以相恤必也其屯田乎余乃講求其故首疏以聞以故酒泉
浩豐之間蕪田開治不下數千百頃且耕且守庶幾乎昔人
遺中之遺緒焉旣而請益方塘子曰飛龍之壤買人之無利
也買人之無利法網之太密也因其勢而利導之必也其他買

乎余乃爲之檢其曠平其價釐其蠹買始有未蘇之望尚存
未盡也蓋七年之病固非三年之艾所能亟反也已而又問
乃塘子曰冗兵不除雖米粟如山弗能供也今疲癯老稚咸
隸行伍者則甘峻古城巡邏之兵更番迭上勢如奕棋歲費
行廩不下千鍾何濟于事余乃簡精勤之吏四出治之旬日
間法去數千百人且請于朝募兵當戍甘古分置防守官董
之既而落難之困又無糜費之擾吏民不知方塘子經營之
詳妾意以功歸我良可惡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河右險遠
先守後戰塢墩之斥牆塹之繕不可弗之講也余乃撥下諸
司各計厥功是故安遠鎮番議城高臺平川議塹山永涼莊
議堡西寧議岷州其他修守之事日有議至應酬弗暇秋防在
邇萬一可庶我民勞何計焉於戲此其大較也凡方塘子之

詔我千縷萬端更僕未易數之方塘子奉政廉潔計日行矣
離羣索居余當何賴哉竊以贈人以言之義敢爲方塘子報
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而剛柔寬猛類各不同所以
示政也故周典有春官有秋官夫春陽也未嘗無殺以生物
爲義秋陰也未嘗無生以殺物爲義要之天道入事理一而
已往代官箴姑未暇論今之司寇卽古之秋官外之臬伯亦
秋官也今之宗伯卽古之春官外之藩伯亦春官也方塘子
三歲河右風清弊絕秋官之治亦旣修矣今按部而來也方
塘子之斯固春官之大方也側聞天子銳意河湟盡括列郡
民往治邊陲拓還祖宗之故疆甚盛舉也至于經畫調停使
外寧而內弗擾是又諸大夫之責也經日在命召虎來向來
宜無曰予予子召公是似方塘子念之哉

會同我
侯仇公臬臬將佐都圖請余序以饒方塘之行余遂不辭
鄙俚執筆書之非不知諛修友道也

大清觀新建元武閣記

王國光

吾邑城西北其地最高堪輿家號爲鳳凰頭稍下爲大清觀

大定時勅建也千峯二水帶流蓋勝境云觀中有三清

殿壯麗一方前年榭摧陞四繪剝瓦崩久之鞠

爲草萊黃冠王泮恫心震乃集諸父老而告之曰此地

荒廢駿奔者其謂之何吾將卽其址以重構閣上尊元武伏

臘謹祀事

丁躬先請始於萬曆癸酉四月迄萬曆乙亥四月告成高

七十尺廣七十尺深四十尺偉而棖題堅而瓊甍翔而

卷之四十一 傳著

嚴而階陛而生而指而歸戶舉皆煥然元其百按廟身發
雲霄而燭遐通真太行之殿宮而析城之紫館也清源出私
積佐費居多誠于修祀道流乎侍諸父老往觀休焉遂走使
來京謂余記之因得其狀以語客客有問者曰元武之神
籍中載姓字里居及水火內煉之說果然乎曰非余所敢知
也余嘗考之曲禮矣謂後元武北方七宿之象也傳曰龜蛇
是已故元也者色也北方象之自宋人避諱則易而為真
武也者兵也龜蛇象之蓋龜蛇鱗介之物也於器為兵故兵
家旗旄之飾俱用焉元武之義取此耳客曰審如是則人何
說之又安得廟祀徧天下耶曰兵之為道有禦侮之義有止
戈之仁所以屏國而衛民也元武以兵為象者也德惡禍福
無所假借不肖者懼矣而于吾善民也則或先事以備變矣
臨事而解難或既事而勸神功厥顯亦功到病除其所從來
遠矣故天下郡縣羣然而祀之宇其地以定祀人其象以致
設廟尊其稱以申格酬之也前所謂庇民報德蓋盡之矣不
然聖人建極濬祠必毀何神之祀載在典章罔敢或毀耶又
不然神明正直不欺非祀天下郡縣雖欲祀之焉可得耶客
曰祠而弗文弗傳也祀而弗理弗永也如茲所言文而理
矣而今而後知功大者祀理正者法是闡也承乎哉余思無
以復誰父老因次第此語寄之

孟侍郎父子費

臨臆臣

忠臣何求孝子之明孝子何德資父事君禮樂盡矣今李氏
倫雅公父子奕世揚芬



卷之四



原件收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25281-296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字迹模糊

原件个别地方破损

(雍正)泽州府志五十二卷

(清)朱 樟修 田嘉穀纂

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十六册

(1) 卷一至卷三十三

(2) 卷三十四至卷四十六(上)

(3) 卷四十六(下)至卷五十二

本部书共摄制 3 卷

版权所有 不准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本片卷含：卷三十四至卷四十六(上)